



寒水齋先生集
十三

墓碣
墓誌銘

廿九年

~ 16
2420
13



和
2420
15-13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墓碣

都事趙公麟祥墓碣銘 并序



粵在 宣 仁朝有玄谷趙公緯韓暨其弟玄洲公
繼韓俱以文章鳴世公玄洲之孫也考諱備以玉堂
官奉監正妣吏曹判書澤堂李公植之女以 崇禎
壬午子月十三日生公諱麟祥字趾美少孤奉慈夫
人竭其誠乙巳夫人邁毒癘濱危公割指進血得神
效人稱孝感家素貧無以為養間嘗奉親寓居長城
不數年還京斥屋買田於驪江力穡以供甘旨親意

寒水齋集卷二十八 碣

一

安之仲姊窮居要與卜隣飢飽與共癸丑丁內艱盡
制李判書正英吳判書斗寅薦其孝行癸亥除四山
監役例陞廣興主簿丙寅拜知禮縣監陞辭日上
引見諄諄戒飭公感激承膺到縣專以仁恕爲政勸
課農桑雖窮村僻谷無不歷視六年居官一境晏如
遂興廢舉墜解宇一新境多名勝地起樓亭數處鑿
沼引流列植花木公餘歌詠其間與民偕樂民到于
今稱之方伯素不相識而多公之爲語人曰某之爲
政真有古人風流有一同宗名官得罪倫紀謫居隣
邑送人投簡公嚴辭斥之聞者義之壬申與弟龜祥

自驪江轉往長城徜徉水石之間世念都灰乙亥感
疾就醫京洛拜右水運判官儀賓都事以丁丑二月
十二日考終于第壽五十六四月十二日葬于驪州
治西欣谷西坐之原公宇量寬裕氣韻豪邁才亦敏
給辦事無難居家上下和樂接物貴賤皆悅最致謹
於追遠晨謁之禮至老不衰漢陽之趙以高麗摠管
良琪爲上祖八我 朝有襄烈公仁璧良節公溫連
有大勲業封府院君歷四世而有曰邦彥參判參判
生諱玉縣令縣令生諱揚庭 贈吏曹判書玄谷玄
洲卽其所舉也公配南陽洪氏京畿監司命元之孫

士人處久之女性行柔順敬事尊章事君子無違度
遇事一以義理裁斷巫卜之說一無所信生於己卯
歿於丙子二月廿三日與公同塋有五男長純順
陵參奉次縝次綰次緬不勝喪早歿次純二女適金
錫汝權養性純三男四女慶裕昌裕朴晦根金潤根
妻縝二男三女聖裕李八元妻綰二男道裕緬一男
宗裕純三男一女并幼外孫男女若干嗚呼公以名
家子行懿純篤才氣超邁宜其大振厥聲而落拓不
遇終於縣紱豈非命也歟余與公有四世契誼及結
秦晉之好益聞其所不聞今參奉乞墓文義不敢辭

遂撮其大略係之以銘銘曰

內外名祖胚厥光孝友飾躬才且長百里絃歌民不
忌晚節優閒富詩章蘭玉繩繩報理彰孝子樹石昭
無疆

縣監黃公 鏞墓碣銘 并序

監稷山縣黃公秩滿歸洪陽之舊居時年未甚老不
復爲進取計以海山爲家耕漁自娛以終其世君子
曰仕宦而知足人所難也若公之位不滿德年未及
耄而遽自爲足知止而不謀進尤其難者也謹按公
諱銷字尚之其先昌原人也有諱河應麗代名卿官

至門下贊成事自是世襲軒裳高祖諱瑋評事 贈
都承旨曾祖諱立中郡守 贈參判祖諱河 贈左
承旨考諱蓋考嘉善大夫敦寧都正 贈左贊成出
後從祖叔父 贈判書諱瀼尼山縣監 贈左議政
諱得中其所後王父也妣 贈貞敬夫人光州金氏
學生就兼之女公以 崇禎甲申十月十五日生自
幼器度魁偉識慮周詳人期以遠到癸卯中司馬乙
亥補 順陵參奉序陞繕工奉事己卯用都監監董
勞陞拜歸厚別提旋移司憲府監察冬丁贊成公憂
服闋除稷山縣監丁亥瓜遞歸家己丑七月十九日

疾卒于正寢以其年九月十六日葬于洪州大朴山
丁酉十一月十日改葬于同郡躬耕面多津里龍頭
山坤向之原公天資醇實坦率任真間以諧笑而操
履堅確有人所不及者孝友篤至親在末嘗離側遊
必有方復不過時親濟衣不解帶藥必先嘗早歲居
母夫人憂哀毀過制有終身不食羊棗之事及丁外
艱年迫不毀而一遵喪禮伯氏判書公奉祠廟在京
喪餘必往與祭有故不得行晨詣墓號痛展省遇生
朝終日悲慕必至泫臉家人不敢進酒饌兄弟嘗有
邁癘公親自扶持日夜不懈不以染氣爲懼伯姊早

孀窮居歸養于家極其歡及歿治喪歸葬情文備至
居官勤於撫民嚴於束吏一以守法奉公蘇殘祛弊
爲務吏畏民和考績常爲諸邑最去官民豎石追思
之還鄉樂與村翁野老相隨竹杖芒鞋徜徉田園人
不知其爲有官爵者或有勸入京求仕者必笑而應
曰官爵是倘來來則受不來則止乃士夫之道是豈
可求者哉性又恬澹居家不以產業爲意莅邑不以
絲毫自累雖常廩月必計贏別藏載之公簿解官而
歸行橐蕭然家人稱貸以救飢怡然不以爲念歿無
餘衣及葬鬻田以營人服其素操公聘義城金氏將

仕郎壻之女思齋先生正國之五世孫也婦德甚備
生於乙酉五月十一日歿於戊辰四月四日初窆洪
州清光山下己丑遷柩于公丁酉與公改窆同室而
左男宗河娶士人辛媵女生四男楫櫟檣柎女安允
濟生二男皆幼側室男來河余與公遊居不相近出
處又殊塗未嘗習於公然宗河嘗從余遊觀其謹厚
忠信有長德家風余固意其典刑之有所自也人士
之自湖中來者又多說公平生余於是益聞公善行
及得其家狀而讀之又信其前所聞者爲不虛也嗚
呼孝友百行之源而公能先之貨財爵祿人之所急

勇而公能後之推其大者可信其餘斯可以爲來者
訓銘曰
人之稱善必于行怪庸行不述常德不貴天之報善
乃於厚德佳兒持門好孫盈室我從其天銘不媿筆
人之從人將謂我飾

贈注書魚公史商墓碣銘并序

故事賢關執耳必選一時極望粵在仁祖初年多
士濟濟有魚公漢明主張齋論聲華藹蔚今上甲
子斯文蹇厄公之孫史商氏倡諸生上章力辨尤菴
先生誣逮掌泮任持論明正大允士望仍祖孫爲名

進士至今談者艷稱焉史商是公名字商卿以崇
禎後丙申生幼有美質稍長嗜學藝業日進每有文
會曹偶莫班先輩皆期以遠到壬戌司馬丁丑策庭
試卽攝堂后載筆入侍一院稱善時嶺人之居槐院
者恚私黨之見枳於新棟遂沮敗公一榜同儕或憤
於色辭公笑曰朝家自有處分何至乃爾人皆服公
雅量公華聞日彰進塗方闢不幸邁癘以戊寅二月
二十七日終得年四十三五月乙酉葬于高陽治西
食寺里御寢峴東麓負辛原其葬也雩沙李公世白
愍其未經文職爲達于筵席贈承政院注書兼春

秋館記事官侍講院說書以賁泉塗 異恩也魚氏
貫成從在麗珪組相襲十世聯延至我 朝有集賢
殿直提學變甲判中樞文孝公孝瞻判書襄肅公世
恭暨其伯文貞公世謙有文有功赫業大顯爲國名
臣今魚氏之仕于朝者皆其後也高祖諱雲海郡守
贈參判從粟牛諸先生遊爲士林重曾祖諱夢麟
教官 贈承旨祖諱卽漢明官左水運判官 贈參
贊丙子之亂效忠江頭蒙 聖祖獎歎考諱震陟正
郎妣全州李氏僉樞文行女公娶原州元氏通德郎
舜賓女生五男二女男長有龍文科次有夔有成有

和有任女長適權瑩次適慎啓東有龍二女長爲金
樂祖妻次幼有夔一男三女并幼公神采挺秀眉目
疎朗與人處常映帶左右性寬和冲素內行純備奉
二尊人一意順適志物之養無不至及遭內憂哀敬
兩盡終始罔懈推以至於宗戚俱得其歡心朋儕之
間洞撤藩籬人莫不傾嚮常以謙慎自牧無剋核矯
激之行然持心處事斬斬不苟言議峻截一以義斷
之視世之銜飾俯仰者不啻若浼正郎公常有利物
之戒而亦未嘗不嘉歎也嗚呼以公之才之行天假
之年則其所成就何可涯量而纔發其軻遽折其軸

齋志泉下未展其萬一豈非命也余於公世誼不淺而病蟄窮山偶失一雅尋常恨之今有成甫從余遊多年權瑩卽余之從子公之風懿講聞有素今於墓文之託何敢辭也遂略敘如左係之以銘銘曰
風標揭揭志孤特兮璧沼颺聲繩祖躅兮釋褐登
筵衆望屬兮生空有用逝何速兮爵命追宣渙 聖
渥兮宰如斯丘閔清馥兮我銘桓楹詔千億兮

正言李公禎億墓碣銘

并序

韓山之李爲東方名閥稼亭牧隱大鳴于麗季近世
士亭先生亦海外之堯夫也士林仰若魁衡朝廷

贈以冢宰諡以文康以褒崇之生諱山斗先生曰乃
德可爲吾友此公之高祖也會祖諱據仁別提 贈
執義祖諱达有古處士風 贈左承旨考諱必炳早
謝公車訓誨後生唯以恬貞自守推公侍從恩官嘉
善僉樞五衛將妣淑夫人龍仁李氏駒城君中仁之
後士人得寵之女以 崇禎後乙巳十月二十三日
生公諱禎億字會章自幼清心介操絕異羣兒八歲
始就學須臾不釋卷沉病之中長者禁讀而亦不間
輟十歲往往出驚人語由是藝業日進壬午擢明經
科會試對問易策居魁選隸槐院爲養出爲金泉察

訪執三尺不撓非公事一騎不私發親養之外不近
秋毫鮀殘祛瘼如櫛垢爬癢瓜熟而還郵卒追思歌
之所屬二十驛各立石頌德乙酉陞秋曹郎俄遷騎
省常帶記事官秋入諫院爲正言辭遞丙戌拜慶尚
都事未幾棄歸丁亥又佐關西幕檢田以實嚴束吏
胥使不敢濫猾再掌試院因收卷官作榷事至於廷
尉問屢月滯獄帶職蒙放庚寅以司憲府持平承召
與都憲鄭公浩論領相崔錫鼎毀經之罪合啓請竄
又論忠清監司韓配夏貪虐之狀請命削黜物議以
韓之律輕爲非引避見遞無何復拜正言辨斥配夏

反詈之說辭極洞快而配夏黨類盤據終歸白脫公
不樂於朝辭遞而歸七月又拜正言不仕于時崔黨
修却坐廢歲餘壬辰復拜正言疏累百言其目有三
蠲軍役也擇守令也簡方伯也終以正君心正朝廷
爲要特蒙優 批繼論李塾吳遂元科場用情之罪
時論快之癸巳除司書侍講數月詳繹旨義反復陳
諭 世子輒傾納每使公替他僚講讀注意非常二
月急於優養求爲開城經歷爲政以清信謹爲三字
符請託不行訟獄公平人莫敢干以私束吏嚴而字
民仁市廛例納一切省減俸入之外絕不染指經營

先墓牲石而悉自辦備不役一民民皆鼓舞之差祭
齊陵不敢言病強起駿奔觸寒添欲時家大人疾
篤恐貽憂念自諱其疾日夜扶將遂致斯鑠竟以十
一月十五日不起享年四十九公內子諒而外莊栗
嫉惡如揆湯恤窮如拯溺孝友出天非有大段事故
頃刻不離親側或在遠地則必預知某日有信及日
企行而果驗人皆異之伯氏之逝過毀致疾仲氏喪
亦然二嫂孀居顧護竭其誠教誨諸姪一如己出姪
澍二年痼疾尋醫合藥無細不親大暑窄室不知勞
苦達夜忘寢不啻十起家人慮其過瘁則曰如是然

後吾心乃安平生不喜紛華居常整冠束帶穆然清
坐所篤好唯經籍而已及謁九菴先生於懷德益聞
爲學之要操存省察之工不以幽獨而少懈獨寓京
邸家有冶容倚門之艾而有如魯男子之學柳下惠
經旬而愈確艾亦知媿此非西山所謂寢不媿衾者
乎一日訛言夜起謂賊船蔽海而來湖右一空而公
獨知其必不然端坐讀書人服其識量常築室於象
峯之下扁之曰幽靜窩鑿沼養魚蒔花灌草嘯咏於
其中以適其清趣室或屢空而處之晏如也人有勸
之仕則如不聞也蓋其意有所在也自奉儉約在官

亦然松都時上官以一鹿皮造鞍甲而贈之再三固辭強而後受未久移與他人其惡芬華類如是病革之日吏民日夜相守至誠默禱及喪滿城號哭撤市四日啓柩之日歧路悲號者不可勝記返櫬故山以翌年元月六日權窆于保寧金神面丁酉十月移葬于二里地其洞第田其塋負亥前配慶州金氏墓祔右金氏壯菴公光之五代孫將仕郎師賢之女溫柔和順善事尊章處昆弟人無間焉先公十四年而逝有三男津洙混伯季俱中生員後配昌寧成氏文靖公汝完之後其考士人瑀有一女幼津一男洙一女

混一男俱幼嗚呼公早年通籍名聞藹蔚空若大振厥聲以幸世道而壽不稱德飛不盡翰百未一施齋志而逝儻所謂命也耶然志行皎潔進退不苟不義富貴視若腐鼠軒冕非公之願又何足恨也記昔辛卯之冬公與從氏承旨公訪余于樵牧之社數日媿媿如襲蘭薰今公之墓草屢宿撫念疇昔悲不自勝李哥以狀謁墓文於余余雖老病將死何忍辭也遂撮大略敘次如右係之以銘銘曰

於赫文康百代瞻仰公胚前光瑞世珪璋翱翔省閣筆下秋霜鳴琴百里民曰龔黃間遊林壑我佩其芳

胡不永年以補舜裳迹公始末白雪心腸我鏡貞珉
千秋耿光

弼善韓公以原墓碣銘并序

曩光海昏亂讎母殺弟元老遜荒姦兇逢惡天紀極
絕人心洶洶時則有若韓公命吉偕鄭公澤雷上章
極諫直聲振一時 仁廟改玉亟召疏首鄭公鄭公
已死於耽羅謫所韓公以名居其次特 命超敘官
至山陰縣監丁丑下城後杜門謝世有蹈海風寔公
之王考也考諱致相潔淨文雅大有潛德妣迎日鄭
氏監察 贈贊成慶演之女松江相國之玄孫以

崇禎辛卯二月七日生公諱以原字叔起自幼時聰
明夙成絕異羣兒山陰公性嚴見公則輒置膝奇愛
稍長長者命賦詩句法清奇已知有出人之才喜讀
書不煩課督咿唔不輟十四赴公都會連占魁等任
公有後以考官特邀之嘖嘖獎許洪龍潭錫路遇公
聽其言叩其學心奇之以孫女妻之乙卯以親命赴
公車中司馬甲子占別科第二丁卯登明經科卽選
槐院兇黨銜公在泮時再參大老辨誣疏旣圈而絀
壬申由司憲府監察出爲結城縣監仁煦瑩寘威東
姦強適有訟屈者因勢家圖囑公聽若不聞一以公

裁之益見忤於當世遭白簡遞歸甲戌以典籍移禮
兵郎遷平安都事旋拜固城縣監戊寅丁外艱時公
年已五十朝夕饋奠必躬行雖祁寒盛暑不脫經帶
辛巳爲忠清都事秩滿入騎省爲正郎吏抱文書積
案請署公一見發姦簿數紙堂上服其明吏皆畏憚
莫敢欺一日意有所不樂棄官東歸俄有關東佐幕
之命未幾丁慈夫人憂執禮一如前喪服闋除高山
察訪高山兼外臺公執三尺不饒南兵使有乘轎於
習操者據法馳啓一路肅然己丑遷司藝庚寅爲掌
令請削見棄士類之臺官請鞫用藥乖方之內醫

上皆從之以親嫌辭遞夏出爲海美縣監時訛言大
起曰海賊數百舶蔽海而來湖右諸郡夜皆一空公
明知其不然曉諭已散之民使之還集曰設有不幸
吾當閉城拒守海邑獨安堵天明檄問知是虛驚道
臣及巡撫使亟稱公器量壬辰春移溫陽去來行李
蕭然道路觀者皆服其廉白新使素不悅於公者以
多近杯酌置下考甲午復拜憲職公年衰愛閒屢辭
不進聞上候違豫黽勉入洛時校理宋成明欲傾
軋朝廷摺撫虛無疏斥藥院諸臣公論其情態辭旨
直截上優批校理洪錫輔以公言爲乖激公引避

曰世道日下風俗漸壞不究是非之所在區區於同異形迹之間欲自居以公論而實不免爲計較之私時玉堂惡其切中已病及處置與成明并罷職公議皆駭臺臣至有爲言者時時事大謬屏退鄉山者歲餘丙申秋拜掌樂院正丁酉爲侍講院弼善引前事辭遞俄遷憲職戊戌春始承命時端懿王后禮陟朝家多故不可控免公以爲一日在職當盡吾責上書東宮陳戒首請法祖宗之美規不時召對頻接宮僚勉勵學問次論李世德供辭絕悖請贊善李喜朝所進冊子付史官撮錄以曉示扶正息邪之

意次論先正臣宋時烈之於孝廟際遇甚盛請并與先正臣宋浚吉配享廟庭次論敦召在野之臣以備顧問次論另飭選部精擇守令等事徽批甚隆議者以爲自代理以來答辭之優渥未之有也秋拜司僕寺正己亥遷成均館司成後入憲府者又數次庚子八月二十日以疾終于正寢以是年十月二十二日葬于忠州治西巨谷劔巖巽坐之原壽七十公事親盡誠常以承顏順志爲務慈夫人有宿患發作無常甲申公係官在洛家人以爲微恙適然未卽報知一夜忽心動趨還庭下親病危篤公至之日卽

廖文巖公對人曰某甥有動天之孝蓋公志在養老少也雖鄙賤之事殫心盡力躬自漁採以供菽水及至立朝不以榮進爲心唯以奉檄爲喜養生送死子職無缺及其孤露絕不近華彩之服蒸嘗極盡誠敬得一美味獻賢於宗家有一弟衣食與共隨事戒誨亦必和顏一無違拂教養諸姪無間已出取無母甥女育於家擇壻而歸之推而至於宗族咸得其歡心貧無依者資而嫁娶人莫不義之喪室之後獨處十數年澹泊如入定僧諸子以甘旨奔忙則公笑曰汝不聞咬得菜根百事可做之說耶吾性喜蔬菜厚味

非所願也所居茅屋數間老而支柱處之泰然前後四典郡邑而歸日室如懸磬宦路蹭蹬人有積薪之歎公曰於我已盈器滿則傾何可計班資之崇卑哉不食之報畱與後承足矣權要之門非公事迹不到穆然清坐若塵白外人解官不一日淹京輦立朝論議不隨人俯仰一以己意直遂尊號之議始起舉世和附而公獨非之曰此非盛世事屢與僚友反復爭論金公鎮圭嘗以是大許之沉病之中子弟進藥物則公笑謂蓼木能活人富貴家皆長生耶卻而不嘗臨終移牀南首悠然乘化了無怛化之意公之平素

持守於此大可見矣公之所著若干卷藏于家經學之外詩章駢儷亦精絕傍通易數筭學高出人數等經傳疑晦之言一見輒如破竹親友咸以爲難及而世皆不知此豈非甚難者哉韓氏貫谷山上祖銳來自中國爲高麗侍中平章其後簪組不絕有曰雍八我朝官判書諡平節有曰卷集賢殿校理李公甫欽銘其墓曾祖諱信民縣監贈承旨山陰公卽其所舉也公之配南陽洪氏通德郎聖休女領議政暹之玄孫事尊章至孝家甚貧未嘗有寔色上下裘葛不失其節宗黨賢之取而爲法七姊妹共室無一言

相忤先公十三年而歿葬忠州沙谷枕酉之原距公新兆十里許舉六男一女德一進士德厚文正字德瑞生員德全文察訪德協先公故季德玉女適趙寬孫男國觀國升壻宋得源成龍翼長房出仲房二男三房女李玳次幼四房三女季房一男外孫一男嗚呼以公之行之才空若大鳴于世而顧乃飛不盡翰齋志八地此曷故焉世棄君平耶抑君平棄世耶儻所謂命數一定人力難容耶余與公交好數十年不可謂不知公而察訪君從我遊許久今以狀來示益知其所未知雖老病將死何可無一言於墓石謹撮

大略敘次如右係之以銘銘曰

山陰卓節松翁清剛繫公之降胚胎前光其質春溫
其事矩方屢試下邑民久不怠晚賜臺坡筆下秋霜
悲纏風樹世緣薄多在鄉山愛林壑茅棟蕭然安淡
泊躋哉大夫世清白我發幽光昭千億

縣令俞公相基墓碣銘并序

我尤菴宋先生以正學繼往聖以大義扶天常一時
有同德同道之友曰市南俞先生舉世尊仰如晦菴
之南軒公市南之嫡孫尤菴之門人諱相基字公佐
以崇禎後辛卯十月六日生自幼至孝十九丁外

艱執喪盡禮母夫人病篤割指進血得神效早從事
於爲己之學難以親命黽勉應舉而非其志也乙亥
居內憂每朝哭必趁鷄鳴逐日哭墓不廢風雨寒暑
服闋絕意科業專心性理之書辛巳除敬陵齋郎
冬移童蒙教官甲申陞義禁府都事乙酉監南平縣
爲政清簡吏民咸服時繡衣廉察到縣要與相見公
辭曰彼方任廉問爲守令者越法相見非義也聞者
歎其得體丙戌夏投紱還鄉辛卯冬朝廷賜市南
謚特除公長興庫主簿蓋延謚盛禮也欲其袍笏以
承命也壬辰秋除龍潭縣令先是市南撰家禮源

流書託門人尹拯使之校正拯諉之未勘久不還及先生歿又先生之兩子皆歿則拯謂世可誣乃潛布其書有攬作已物之意公頗覺之至是得縣謀刊是書請還其校本於拯拯始許而終靳以爲此書乃吾先人所共編其子與孫又直以爲吾家書公貽書詰責而遂絕之其書本末與拯之前後情迹具見公往復書及公乙未擬疏中一閱可辨矣監司希拯旨置公下考以沮營刊之事公遂斥臧獲私備物力以家藏草本入梓乙未秋除廣興主簿肅命遂進其書時上入黨人言以序跋有侵斥拯語焚其序文又

譴罷製述人職公具疏備盡顛末以冀上悟六呈喉司竟未徹丙申拯黨怒公不已編配羅州以背師爲罪名公笑曰世自有當此日者顏色不變押吏至日已暮時宋恭人宿病垂盡吏請待明登程公曰君命不宿於家卽夕發行到配未幾恭人凶音踵至居謫甚謹以書籍自娛少無怨悔之色羅與南平接界南民追思遺惠又聞公謫裏艱楚叟聚數百貫錢來遺公以無名卻之南民終不去公不得已各受一社一兩錢蓋亦山陰一大錢之義也是歲秋蒙宥還鄉丁酉除司憲府監察謝恩卽反松楸自是絕意

世路戊戌二月四日病卒于正寢得年六十八五月
六日權窆于先塋下良坐之原公資稟剛介志行貞
固夙遊師門多有得焉先生嘗手書祈招齋三字以
送之蓋取式昭德音之意當先生己巳南竄之時行
到中路門人之在行者悉令落後公亦在其中先生
握公手與別及到耽羅先生作書遠訣特舉直之一
字以勉戒之金三淵昌翁又嘗語人曰俞某所見儘
多真知一見再見叩其所蘊纏纏袞袞未有涯量其
為師友之所期許者如此公杞溪人高祖諱大徹文
科通政 贈吏曹判書曾祖諱養曾參奉 贈吏曹

參判市南諱榮官吏曹參判謚文忠考諱命胤吏曹
正郎以孝 贈副提學妣南原尹氏牧使衡聖之女
有節行旌閭宋恭人掌令基厚之女無子子從弟夏
基男彥宗四女尹周教任邈宋來祥金壽澤俱有子
女多不錄嗚呼公生於詩禮之家出入大賢之門其
見識之明操守之堅固有加於人者卒能斥破陰譎
得保巾行以之明斯文之是非曉一世之昏惑則亦
可謂無忝先祖先師之風也余自少遊市南門與公
父子誼分甚厚未及百年哭公三世獨畱人間閱盡
世變今公之孤託以墓文義不忍辭遂撮平日見聞

序次如右銘曰

於赫市翁 聖世山嶽有孫克家其腸鐵石不屈於世其守也確克闡先美之死不作彼機變者一何用智聞公之風其類應泚

縣監金公瑋墓碣銘

洪陽之南九靈之谷有負庚抱甲之丘是故縣宰金公之藏也公諱瑋字仲玉茂豐人遠祖國子祭酒晟始顯於麗其子生麗八我 朝官司宰令其後五世俱隱德不仕有諱德瑜禮賓寺正有諱勳有才行早歿有諱應望通德郎有潛德富文詞屢魁解額而不

偶是公之三世也妣李氏讓寧大君禔之後縣監光後之女以 崇禎甲戌四月三十日生公十歲失恃外王父縣監公取而養之往來省親須臾不離側始學綴句已有驚人語聞者奇之及長能詩丙午中司馬工於四六數奇終屈甲子選補 寧陵齋郎三遷為內贍主簿轉司憲府監察庚午出為高靈縣監時南土大饑公殫心區畫一境全活隣邑之望哺來赴者亦無捐瘠賑訖尚有餘穀備牛酒餉高年道臣與繡衣皆褒 啓治理有方如櫛垢爬癢聽訟明允遠近多歸之辛未冬御史誣以事啓遞邑民遮馬呼訴

而不能得卒以是就理無實蒙宥自是鄉居十餘年
足不到京洛己卯三月六日以疾終臨終子弟問所
欲言公曰吾平生無過人者而但事無苟營言不妄
出云以五月二十七日行葬禮公頎偉簡重喜怒不
遽律已治家俱有規度雖燕居衣冠必整事親盡其
孝奉先致其誠與弟妹極其雍和推而至於黨族睦
婣咸備與人交不設畦畛人有急者雖匱必周之嘗
侍大人疾無意赴舉大人強之公黽勉從命果巍捷
大人嘉甚以田民志喜洎後析著諸弟欲從遺令公
終不受其在靈也有麥穗三四歧之異父老欲持告

按使公曰古所謂兩歧者果如是乎設令如是亦偶
然爾豈吾治所能致耶過之使不得上淑人南原尹
氏判書暉之曾孫察訪椿之女有至行事尊章奉君
子克盡其道嘗在鄉庄白晝失火時公繫金吾淑人
病在牀驚趨先代祠版所安處抱奉哀號頭面焦爛
家人僅得救出家藏盡燒而廟主獨全當公閱歲沉
病淑人亦身有奇疾而侍護盡誠及喪潛刃自裁賴
傍人救免時氣息已奄奄而猶能檢治初終服衰寢
苦後公十一日竟下從焉生與公同年葬與公同穴
別有狀文備載德美舉二男一女男長錫吾次錫汝

女適李益源長房男泳五女幼次房四男二女皆幼
泳新生一男嗚呼公之行諒才具誰之不如而世無
引重者僅施一縣而止豈非命也錫汝以學行知名
士友間余於晚年交契猥濼今屬以碣文義不可辭
撮其大略以揭于石若淑人之卓行太史氏必採入
於彤管之編茲不詳銘曰
夙抱奇才屈於大闡命之舛兮晚試牛刀坎壈而終
世無公兮樂哉斯丘附以貞烈名不滅兮孝子翼翼
載樹穹石過者式兮

朴公尚玄墓碣銘并序

南中有望重儒林學臻精微者曰寓軒處士朴公諱
尚玄字景初生於 崇禎己巳五月九日自幼聞鄙
俚之說若將浼焉有至性年十五丁外艱三年不食
菜羹祭真極其誠敬事諸父恭謹雖盛夏不見惰容
既就學孜孜於爲己之方博通經傳尤用工於大學
以爲根基以晦翁夫子爲必可師法守靜林壑於富
貴芬華泊如也語及丙丁以後事未嘗不嗟唏太息
家藏曆書必抹僞號以寓微意歲丁未有華服華語
者近百人漂到我境自言東南撮土 皇統猶在我
卽其人 朝家恐事泄執解於北庭公痛憤慷慨遂

絕當世之意嘗題詩僧軸曰將身未得追蹈海羞對
遼陽去國僧人之知公者咸仰其志節靜坐一室玩
心高明如太極通書正蒙經世啓蒙諸編一一精研
所撰陰陽消長圖大而一元之數小而一歲之運至
於日之晝夜月之盈虧都在範圍之內又造渾天儀
明示學者考諸天象無有不契有山人雲溪者演於
曆法見而贊歎曰寓軒曾中容得一天地族子承旨
光後亦嘗歎服曰寓軒學識有自得之味人所難及
公嘗以爲窮理之工必資於朋友講習其所謂道義
之交多是名儒碩士而於前賢則以退栗爲程朱嫡

傳然四端七情之說舍退而取栗禮學則沙溪卒成
朱子之所未遑者使東土鬱然爲鄒魯其功大矣當
今豪傑之才聖賢之學又莫如允菴往復論辨幾三
十年如性命理氣之說道器之分誠幾之義多所說
難以求通曉至於中庸未發之旨正朱子所謂樞要
者講質甚多優成翁季一錄先生淡知公用心之勤
苦嘗以不明不措稱之又曰老而好學斯文有託又
曰暮年知己千里神交其見重於師宗如此金校理
萬吉以繡衣舉其行諡達於天聽而公忽以癸酉
正月丙辰卒于第壽六十五三月庚申葬于光州北

台山酉坐之原配長澤高氏耐焉公氣貌莊重神采
凝定言語簡淡步履安詳姦聲亂色避遠如箭闥門
之內肅肅雍雍待親戚各得其歡心橫逆之來不與
之較每誦古人無辨之語是以鄉隣化服稱以寓軒
先生而不名朴氏貫平陽八我朝有諱可與官右
議政生諱錫命集賢殿大提學於公九代也曾祖諱
彥濶祖諱震挺考諱遂林妣鳳山李氏配高氏處士
傅敏女郡守成厚之孫有婦德後公十二歲逝舉三
男長光一以學行登薦剡爲王子師傅次光元司
馬奉事次光善女長適奇震省次李碩弼次生員洪

樸次奇挺倫師傅二男重輝重舉奉事六男重麟重
龜餘幼光善有一子幼外孫男女若干人嗚呼上世
位必稱德今之世有德而無位者多矣此於公何所
益損而世道之不古可慨也已然師傅公傳家學聲
名滿一世誰謂靈芝無種醴泉無源也余於己巳之
歲屢親德容於長城近編先師遺稿服公議論之精
博尋常嚮仰今師傅不余鄙託以墓文義不敢辭遂
撮狀文序次如右係之以銘銘曰
宗師片言九鼎大呂多公之學以揚以詡名流南服
功被學者斯足不朽餘可略也

韓公有箕墓碣銘并序

韓氏族大簪纓林立而中有抱奇才終老林下者諱有箕字仁叔故青山縣監諱如益之第三子也以崇禎乙未二月十二日生幼聰穎絕異稍長嗜書文才日進一時名公賢宰期以遠到或命其子弟與之遊從及就塲屋老成之士折輩行願交焉事父母極其愉婉父母甚安之戊辰丁內艱己巳士禍縣監公忤姦黨罷官公奉歸結城海庄以適親意癸酉縣監公捐世返葬于公州先兆仍守制于丙舍喪畢復歸結城諸弟皆從公來居與同窮約第四弟早死無後

公以其子爲後使養其寡嫂待宗族咸得其歡心間有不率者公絕不相較終莫不敬服少時貴遊子弟多與之追逐而一不造門以謝雖契厚者一登要路不復往尋教子以義方嘗曰欲爲人非學問莫可必揀儒名人使之從遊諸子之所友善有志於此事者必加愛敬又嘗訓子弟曰樂道人善不言人過不以忌克伎害萌於心此皆公躬行之餘也常有濟人利物之心每遇饑歲輒欲捐財活人曰與其多占田土以遺子孫不如種德也爲文汪肆古樸不入時好前後得解十有三而終不利年至不惑卽謝公車晚好

鎮川礮溪山水之清幽擬築室溪上扁以祖考清節公詩勤讀修身之語率諸子玩書飭躬於其中以爲桑榆之計且欲取近於先世祠墓以時省謁癸巳冬自海居移寓清州之如愚川明年甲午往省伯氏於瑞興任所還家移時氣塞不省翌日子時臯復于僑居之村舍實七月六日乙巳也用是年十月四日葬于燕歧縣北芍藥山負壬之原公上黨人高麗太尉蘭之後也有諱天賚生員有文行早幼其配邊氏以貞烈旌閭諱孝參隱德不仕諱必迪自號清節居士卽青山公之三世也妣昌寧成氏其考同知中樞壽

也公娶咸陽朴氏敦寧都正崇阜之女舉三男泰震元震爲 寧陵寢郎啓震卽出後者也四女姜柱天安宗益吳宗周李宗五泰震娶縣監李天耆女三男後遠後遂後述一女幼元震初娶成重光女一男後殷後娶閔鎮華女一男歿啓震娶李蕃女二女幼姜壻男奎煥吳壻二男幼余嘗觀博學能文之士其身不遇則其後必昌今公之諸胤文行邁等若寢郎君纔登經明行修之薦士望蔚然公之未食之報其將大發於斯歟公嘗再訪於樵牧之社竊矚其風韻而寢郎君猥許道義之契朝暮相守飽聞公始末茲見

崔友徵厚所為狀益知其所未知遂就其文隱括為之敘辭曰
源溪者流長天道之彰兮相彼鸞鵠之停峙韓氏之福蓋未央兮

李公聖碩墓碣銘并序

楊村居士李公仲時清修篤行之士也少師尤菴先生先生愛重之逮甲寅禍作偕同門諸友三上章訟寃先生竟桷棘于嶺海則公杜門田野謝絕世事唯日孜孜於性理之學世皆高其行懿不幸早世未究厥志人莫不嗟惜焉公諱聖碩我成宗大王別子

楊原君愷之五代孫也曾祖諱佺靈川君祖諱世憲礪原正當光海數倫時能以正自守後贈都正都正之第四子曰贈參判諱昌聘德水李氏贈持平斌之女以崇禎丁亥四月二十九日生公後為叔父金吾郎諱晨之後妣密陽卞氏參判三近女也公自幼氣度不凡一日穿新衣出門有寒乞兒戲言願得此衣即解而與之其於詞學不勞而得七八歲已有警句十五委禽於津溟尹公家尹公與之談文極加獎誦逮登大賢之門聲華藹蔚運丁陽九遂棄舉業走歸楊州之綠楊村專心此事不明不措間以

詞賦述懷以寓憂中之樂蓋公才高一第不足取而
如脫弊屣親黨咸惜之屢以爲言而不顧也雖環堵
蕭然人不堪苦而優游自適若將終身戊午春參判
公下世冬卞令人繼逝甲子又丁李夫人憂公前後
居喪哀慙踰禮積毀成疾形槁氣鑠見者危之終喪
踰月竟不起是丙寅四月二十一日也得年四十葬
于綠楊先塋下負癸之原公竭誠事親率禮因愆李
夫人嘗苦曾痛屈伸不得公時甚少晝夜扶持力盡
則以首承曾餘二十日不少懈李夫人每嘖嘖稱其
孝不已甲子李夫人疾革嘗糞甜苦以驗吉凶焉處

兄弟盡怡愉教子女以義方舌端如有掛銀錢二字
者必呵禁之律已不苟見人無行者若將浼焉嘗寓
交河假婦家田庄以資生活其後舉而還之則婦家
爲其窮居喪耦無以育子女仍以與之公曰旣名爲
假仍以取之非義也屢辭不受平居手不釋卷多積
博發文詞浩浩篤信師道尊敬慕悅之誠二十年如
一日及至世道大變誣詆先生之說反出於門徒則
公淡惡其人而痛闢之所與遊皆當世名輩而李執
義箕洪沈參議壽亮契誼最淡公初娶海平尹氏其
考郡守塲祖左參贊順之卽漳溟公也性行柔嘉事

尊章克盡敬禮待姊姒咸得歡心如列女傳小學家
禮等書翻以諺字恆自閱覽年三十七終于辛酉五
月初八日其葬在公墓左有一男弘遠有文才無後
而歿三女壻南世重申沃韓配漢參奉繼配坡平尹
氏士人歆之女男度遠生員有二男一女俱幼南壻
繼子漢緯申壻一男龜夏四女長適韓師軾餘未行
韓壻一男幼嗚呼公高才妙年發軔正路又得大宗
師依歸其所成就何可量也而天不假年齋志泉壤
豈非命也雖然孝者百行之源世衰教弛實踐者稀
公乃綽然行之有餘為人景慕斯其為賢乎哉今生

員君承繼舊業知名士友間天之所以報施者其在
斯歟余與公有同門之契生員君泣請墓文義不敢
辭遂略敘如右係之以銘銘曰
紛吾內美兮佩衆芳獨抱幽貞兮捲而藏胡不永年
兮業未張余傷厥志兮發幽光

皇考執義府君墓碣追記

碣文成於甲寅而子孫略載於府使公墓文不復錄
矣其後歲月既久生長頗多故今謹追記子三人尚
夏尚明尚游女二人適縣監朴泰迪縣監朴弼揆尚
夏男煜縣監尚明男燮瑩壻黃植尚游男燭燦燁壻

李顯祿外孫弼鼎弼升弼恆弼濟李蒞崔宇寬妻長
出也師聃李衡妻季出也煜子養性定性燮子初性
餘不盡書尚夏猥以虛名致誤 聖朝拔擢屢忝參
判都憲而義有所不敢冒出者故亦不敢陳乞 恩
例歲乙酉尚游爲全羅方伯 朝廷推恩三代 贈
府君爲嘉善大夫吏曹參判兼同知 經筵義禁府
春秋館成均館事弘文館提學 世子左副賓客五
衛都摠府副摠管淑人爲貞夫人慶及重泉哀有何
極丙戌三月日不肖孤尚夏泣血追書

贈判書宋公國銓墓碣續記

公州沙寒里宋氏之族位也其負乾之原 贈吏曹
判書諱國銓之藏也耐其左者 贈貞夫人順興安
氏也何以 贈也以子貴也蓋公之季子今大司憲
奎濂以清名雅望羽儀 三朝館閣華要歷敷殆遍
乙丑拜關東伯 朝廷推恩其父母如例洎己卯擢
陞卿月又加 贈冢宰而知義禁都摠管是其兼帶
也公之至性純行求之古人而罕匹才學操履亦何
渠不及人而不成一名年又不永栽培之理君子疑
焉至大憲公果大伸其屈大憲之胤相琦又入佐天
官出按湖節蔚然爲當世第一流其餘子姓蕃昌彬

彬多文學之士宋氏之福蓋未艾也天之所以報施者竟何如也司馬氏有言曰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今公之德之報如持左契交手相符何待百歲而可徵耶按狀公性夷曠坦率而口絕鄙俚之談身無傲慢之容無嗜好無營爲於一切勢利泊如也嘗奮勵爲學尤致力於經書講誦不輟以其暇治博士家言屢占解額丙丁以後絕意進取爲終焉計見人之翕翕熱者曰男兒不自成名則斯可已矣從人求丐能無媿乎又嘗教子弟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苟無其本何足觀焉又嘗與同春先生情好深摯自

蔥竹至白首如一日看乎此亦可以知公矣安夫人亦女士也其考之喪無適嗣安氏家以先世契券託之夫人辭曰罔極之時何忍念到乎此哉庶弟爲父後者孤子無依育養于宋氏黨俾得成家其先墓無表夫人竭力經紀求文伐石功役未就臨歿託其子曰先訖此事而後葬我茲數者豈婦人之所易能哉大碣尤菴先生筆也其德善事行及生卒子孫之載其文者此不著相抃今爲直長相會判官相哲郡守崇禎紀元之七十三年庚辰三月日安東權尚夏

識

佐郎 贈參判成公澗墓碣追記

安東權某追記于下方曰公資稟絕異早從栗谷先生得聞濂洛之旨故其爲學正大精澹且喜延平體驗之說澹用力於靜時工夫晚嗜朱子書備見其宗廟之大百官之富是以其經綸區畫見於囊封之間者無不明白洞達絕無功利苟且之言一時儒門諸公誠心嚮服者有以也夫觀其己丑一疏極陳打破東西消融協恭之策且以八條救時政之失而其一則澹憂倭奴之巧詐叵測請設兩南之關防以備不虞向使公言用於當時則搢紳之禍必不滋蔓而壬

辰之創殘亦豈至於如彼哉且聞公澹得孔明八陣奇正之妙惜乎世無知者使通才邃學百不一施遂成志士之恨也甲午之飢公身任賑濟所活屢千人亦可見其存心愛物之端也公之所著述盡爲灰燼只餘若干篇膾炙人口真所謂隋珠崑玉愈寡而愈珍也公號聽竹其言略載於輿地新編其亞卿之贈以庶子女枋之貴也公之玄孫晚徵以學行見重於士友間一日袖其家乘及其先人虎英所記而來曰先祖之德善事行載諸碣文而猶有所漏者存如得一言之重庶幾無憾於幽明余辭謝不獲遂撫次

如右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墓誌

觀察使俞公槐墓誌銘并序

丁丑之亂 國家既執送斥和三臣又治同時抗此
論者於是鳳洲俞公與尹八松諸公并被編配之律
語曰支天三柱不可一日廢當時 國事可謂岌岌
乎殆哉雖然以公等數人之力東韓數千里得免為
禽獸之歸至今志士仁人慕義不衰皆願舉其籃輿
嗚呼偉哉公諱槐字典叔鳳洲其號也系出杞溪麗
初有曰義臣以新羅世臣不欲事二君太祖惡之降

爲戶長其後世有大官珪組蟬聯至燕山朝有曰起
昌以武科僉樞坐謫珍島 中廟反正起爲兵曹參
議不仕而終其子曰汝霖禮曹判書孫曰絳戶曹判
書是公之高祖也會祖諱涿郡守 贈承旨祖諱大
儀 贈吏曹參判考諱省會觀察使 贈左贊成妣
綾城具氏參奉濬之女公以 萬曆己亥四月廿八
日降穎秀絕人十二丁內艱執喪如成人十五己淹
貫經史吐辭驚人遊於月沙之門月沙稱以黼黻手
光海時值家禍不赴舉 仁祖甲子始中司馬除金
吾郎不仕癸酉以祥雲察訪擢增廣文科分隸槐院

薦爲翰林例陞典籍乙亥爲正言論事忤 上意屢
被 嚴旨丙子由禮郎又拜正言時我人羅德憲李
廓等赴濬中值虜僭號參其賀班而歸公據大義請
斬之又曰今虜肆然稱帝悖慢之言有甚於金使之
詔諭堂堂禮義之邦當一心奮激使八路改觀三軍
增氣此其時也遞拜司書兵郎知製 教又爲正言
則虜衅日深廟堂稱以偵揆虜情欲遣使緩禍公又
與二僚 啓曰頃者孽虜僭號 殿下赫然奮發斷
以大義嚴辭峻斥告諭八方移咨督府轉奏 天朝
當此之時已離之人心復合已喪之士氣復振已晦

之義理復明此誠轉危爲安之一大會也曾未數月橫議蜂起托以偵探將送差虜中付以國書誰爲殿下畫此計者况今賊逼皇畿天下同仇園陵震汚之說旣出於 詔旨爲臣子者孰不含痛而欲死聖勅之一褒一勉無非望我漢也責我切也雖不能束甲而趨以救父母之急豈忍因監軍送謀之說乃圖我自爲之地也噫和事纔絕獎墨未乾舉措不正羣情疑惑是不幾於下欺吾民上負 皇朝者乎上以爲妄論大事只憂其美名之不遠播又啓臣等獨持美名將安歸乎假令臣等之心出於掠美

殿下因臣之言講究義理之正如青天白日萬目咸覩則異日國史褒之天下大之豈獨臣等之美名也哉遞爲兵郎移持平俄見遞其十二月虜騎猝逼西郊 大駕將向江都公陪贊成公先行忽聞 上移蹕南漢蒼黃馳赴則城已圍矣不得入時 宗社元孫皆在江都遂往赴之檢察使金慶徵有憾恨於贊成公者辟公爲從事稱以巡檢使出送湖西實中傷之也公略無幾微色卽日發行路見全羅兵使金俊龍有逗遛狀馳入軍中責以勤王之義言淚俱下俊龍遂卽進兵焉公巡檢至湖嶺界途聞媾成痛哭還

朝於是廟堂摘抉公避辭中句語論配丹陽三司爭
之不能得未踰歲雖蒙宥公自是絕意世事仍卜築
于郡之仙遊洞有終焉之志至己卯再有除 命而
皆不赴庚辰始以贊成公命不敢自尊由禮郎遂赴
湖西佐幕壬午爲校理者再或辭或謝 恩卽還甲
申國內大疫公以校理行禱祀於嶺南復 命上疏
極陳軍兵之役公木之弊修築山城頻開 經筵停
罷營繕等事 上優批嘉納自是多在玉堂官乙酉
以獻納再爲銓郎兼帶文學 孝廟登儲位以冊禮
都廳勞階通政丙戌拜刑曹佐貳承 命掌試以事

坐罷丁亥復拜刑議移同副承旨戊子陞左副因災
異陳 啓略曰 聖上反正之初憂勤惕厲屢經禍
亂此志漸怠丁卯不如甲子丁丑不如丁卯至于今
日又不如丁丑臣未知畢竟稅駕於何地 殿下淡
居九重所與親近者宮妾宦官而已治道何由而得
聞下情何由而得達乎又曰伏聞 殿下別構一堂
於寢殿之側 殿下之室雖曰狹隘不猶愈於三等
之土階不剪之茅茨乎 殿下旣厄於公山又厄於
江都又厄於南漢其時所居之室如何而至于今日
獨不念在莒之時乎後又以宦寺驕橫之弊請加禁

抑 上并優納除湖南伯承旨皆以親瘠辭遞已丑
以工曹參議丁外艱憂吉拜參知與修 仁祖實錄
復歷承旨刑議爲養守舒川郡郡有宮庄大爲民害
公嚴治作挈者坐是見罷民立石追思之未幾叙復
舊踐癸巳繼母李夫人歿公衰年苦土過毀成疾乙
未四月十八日終于齋廬訃 聞賜賻祭以寧國從
勲 贈吏曹判書六月七日葬于楊州車踰嶺面爲
之原先兆也公端雅樂易平居渾是和氣而及至邪
正是非之辨毅然有不可奪者不以利害動其心唯
義之與比故立朝不肯與世推移見人有馳逐營營

者若將浼焉居家不暫離親側旣貴服勤如幼時事
繼母一如所生母亦視以已出與季氏大憲公友愛
天篤推以及於同堂兄弟內外族親罔不盡其敦睦
之義性好儉約平生不近奢華之服不拓一畝生業
屢空而處之裕如也於書酷好左戴書經又嘗浸灌
於性理說而益有味於朱子書詩取少陵眉山以故
其所著述淡有古作者體段公雖謙挹不以文章自
居一時文苑諸公輒遜一頭遺編散失於兵燹有若
千卷藏于家前夫人晉州柳氏縣監健女甚有婦德
與公同年月生而卒於丁亥九月廿五日葬于楊州

先塋內巽坐之原無子以堂弟子命夔爲後官正郎
一女適承旨李程後夫人恩津宋氏直長時煜女有
一子命賚學於允菴先生先生甚愛之命夔男重基
衡基壻林象台命賚男廣基進士廈基度基應基壻
進士趙鼎彬外孫府使李喜澤壻士人李震碩正字
徐文翊縣監柳載和正言林世儉嗚呼世衰道微邪
說肆行尊周二字耳不復聞每讀公丙子奏草令人
氣湧如山噫使公之言行於當時則國恥豈至於此
極今日若復有如公者在朝則義理亦豈至於晦剝
若是哉是皆天也莫之如何悲夫銘曰

溫然其質燁然其章爲世珪璋逢時罔極獨秉天常
凜若秋霜執我仇仇編彼藁荒迹困名香天心再
眷進塗未央公不勝喪車嶠之麓畢如玄堂正氣攸
藏石以銘之以美以揚千秋耿光

僉樞

贈判書李公

厚載墓誌銘

并序

公諱厚載字大有我世宗大王別子廣平大君諱
璵之七代孫鳳山郡守贈領議政諱郁之長子長
溪府院君黃公廷彧之外孫迂齋相公厚源之兄也
其世德詳載大碑碣公以萬曆庚辰四月四日生
自幼事二尊人甚謹丙辰己未荐丁內外艱哀毀過

禮六年如一日遂爲終身奇疾光海政亂泯伏松楸
下 仁祖改玉參靖 社從勲一等直拜六品職由
是家食之日常少宗簿司饗典牲主簿儀賓都事
宗廟社稷平市令繕工司宰軍器僉正副正是其履
歷而間除谷城縣監辭不赴以優老典陞拜僉知中
樞府事辛丑十月十二日考終于京第壽八十二後
以子孫恩例屢 贈至吏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葬
于廣州先兆面已之原夫人豐壤趙氏先歿而耐左
公恂恂長者人也一任天真不有表襮自宗黨朋僚
以至僕隸之賤無不得其歡心奉先極其誠臨祭先

期齊潔祭之日坐而待曉非甚病不使人攝行每辨
色而作盥櫛整坐行步安詳未嘗有曳履聲至老而
亦然以故子弟觀感非正衣冠不敢進厭紛華喜淡
泊階庭之間絕無塵事而客至則輒喚酒款款輕財
好義周恤貧窮親舊有喪必賻祿盡情或不遠數百
里而往哭之丙子之難都下鼎沸猶歷訪親戚問其
避兵去處旣南下同福則胤子所居官舍至近而一
不入當官慎約而又嚴於辭受之節外若仁慈內實
堅確巫卜之說一切斥遠家有鬼變不爲之動其妖
久而自息人服其有守趙夫人風玉軒守倫之女滄

江公涑之姊也清陰金文正公所撰誌文極稱其賢德有一男曰迴司憲府掌令七男重輝永輝皆郡守益輝縣監時輝進士廷輝縣監晚輝兵使遇輝郡守四女壻郡守李坡鰲川君李世章察訪林世溫都事宋炳遠側出男成輝內外曾孫多不盡書而右議政濡觀察使濟最顯尚夏弱歲登公門久侍燕閒常仰德氣盎然有若春嘘而及見迂齋滄江二公之事公則又極其敬謹未見有懈怠意豈亦仁厚之中自有嚴正者存歟竊聞同春宋先生嘗稱公曰此真孔子所謂善人也尤菴宋先生亦以爲不失赤子心者後

之人以此想像則亦足以知公也銘曰

今世古人見我公渾渾純樸德所充源溪流遠理之常繡黻盈門空永昌

承旨李公墳墓誌銘并序

余少也竊聽先輩長者之言其數一世之剛方峻烈不以利害少挫者必以李公墳爲首公字野叟號素翁星州人羅季有碧珍太守恩言佐麗祖拜將軍自是冠冕相望入我朝平靖公約束以清白著於史多士俎豆之歷二世有諱碩明德川郡守贈兵曹參判是公之曾祖也祖諱喜善教官贈左贊成考

諱尚伋兵曹參知 贈吏曹判書與仲氏忠肅公尚
吉直節重一世妣密陽朴氏其考僉知中樞府事曾
公以 萬曆戊申九月三十日生甫成童已通三經
四書既長學於谿谷張相公相公稱其聰警己巳丁
內艱廬墓盡制乙亥中司馬兩場丙子之亂判書公
扈駕南漢聞忠肅殉節於江都不勝求哀之情昇疾
西行卒於道上時當兵燹板蕩之際公晝夜哀號經
紀喪葬克盡情禮壬午闈大科未分館徑入翰苑極
選也由檢閱陞待教奉教時右位急於引私欲破館
規公不從鬧起俱罷無何敘復遷典籍監察轉拜持

平時有倖臣李溟久掌地官貪虐無狀公請亟正其
罪而曰烹溟而民不悅臣自就烹 上震怒特命遞
職兩司文章爭之 天怒益激承旨趙公錫胤 啓
曰眇然新進忘身敢諫骨鯁風采無媿古直臣後又
上疏曰填之言國人之公言而敢言於人不敢言之
中宜獎其直截之風而乃反摧折之廢置之何哉
上不報由是公名震一時而亦以是抹掇於世數年
之間盤桓於禮郎直講者或再或三乙酉除殷山石
城縣監俱以病不赴已而陞弼善故事經四品者礙
銓郎時溟黨秉銓為溟擠公也又以直講守靈光郡

前守柳碩爲邀賞計剔出庫藏詭稱自辦公欲舉實上聞忽以修史之遲見罷蓋亦向擠公者爲碩地中之也戊子敘授禮郎辭遞秋爲開城經歷府俗好崇奉淫祠公一切痛禁不從者罪之不貸富豪怨詛胥動浮言畱守入其說置下考己丑爲靈巖郡守應旨陳疏條列民瘼十餘事孝廟皆嘉納明年棄歸髻白擁車不得畱則相與鑄銅爲碑辛卯以禮曹正郎奉使嶺南覆審災傷痛繩土豪之兼并逐黷吏之病民者數人由是謗議大興會溟黨按道構捏公遂至置對編配原城翌年赦還丁酉拜直講兼御營郎

尋拜北青判官提調李相公時白啓畱之戊戌由司藝移襄陽府使時同春宋先生長銓以安東地大難治啓請移授旣視篆豪橫者屏戢無告者攢戴庫藏盈溢蠲一年田租己亥陞江界朝議以遞移有弊命遂寢然以公曾有勞績仍授通政階庚子大饑公竭誠煦濡闔境全活繡衣以清約盡心聞于朝時境有中冓之醜獄將起其連袂者爲言官忌公嚴明托他事論罷辛丑敘授定州牧使壬寅陞拜義州府尹時有大賈姜蒙清者大通官李一先之妻弟也挾虜勢逋債積久公因繫督還喝言四至而執不撓又

有負罪官屬二人囑胡譯丐貫公皆杖殺之胡譯招軍校詰之軍校對以方便公厲聲曰官以法罪其下事體然也何不正言而詭其對耶時胡譯隔一幄而聞之曰府尹何人其難若是終不得肆其暴府與彼界限一衣帶水從前屢有衅端公至一以信義從事彼守邊城將亦敬而畏之癸卯因事罷歸甲辰拜同副承旨陞右副時閔宗道在言地有醜詆言公引疾自免尋除鍾城未赴又爲星州牧使以駟騎致斃就吏謫楊州丙午放還忠州故山有終老計明年除刑曹參議上疏乞骸不允尋拜濟州牧使時有漂船

泊大靜一行九十餘人皆華服華語自言東南海上皇統猶在我卽其人也前官已聞于朝朝議將押解燕山公到官詳得中朝甲申後消息又覩永曆二十一年大統曆汪然出涕曰近百周餘之民投之虎口義不忍也將欲啓稟於朝送還本土俄而備局郎跋來押去計無如何則公不勝慨惋致書于洪相命夏曰此事不必啓聞舊伯之失已無及矣在我之道固當款接而送之脫有不幸咎在任事之臣庶不辱及朝廷洪相報書曰今之主此論者以貽禍國家爲言奈何李副學端相寄書曰夫夫也之

不遇李侯天也公命子弟錄其時事實問答藏于家是歲島中大無公殫心拮据買粟萬餘斛於陸地以賑之賑訖尚餘累千斛畱貯別庫以備水旱修治聖廟誘掖章甫凡係文教無不盡心島產良馬軍無籍請于朝點得五百餘丁未幾皆成精騎至於兵甲之故弊者亦皆繕補使極堅利州北舊有望京樓破毀將壞葺以新之以寓日邊之思戊申五月值長陵諱辰登樓起感暮下跌墜而疾作俄聞長子訃疾遂劇以九月六日卒于官壽六十一十月返櫬忠州上命沿路護喪祭賻如禮初窆原州丙寅改葬于

忠州北西美洞艮坐之原貞夫人大丘徐氏附左公有至性常以不及養爲終身痛故待庶母克盡其誠從母孀居事之甚謹在松都迎致而奉養之伯氏早世教撫諸孤如已出俾得成立而至於庶屬亦然甥女之孤露無依者衣食之擇對而嫁之其女喪公如父母仁孝兩廟大喪食蔬甚久以至羸憊成疾此皆人所難及而在公爲疏節也立朝棘棘不阿足不到權貴之門自點之專國也托以同郡屢致款意而公視之若浼歸自靈光點復致書啗以好爵而又不答治郡主嚴絕無違道干譽之事人或以太剛少

之然喪過靈巖之日邑大夫吏民以至窮谷老嫗爭
來哭奠又嘗有受刑者老病不能來則遣其子而哭
之其遺化之入人多類此律身如冰燧嘗以平靖公
畱鞭投甲之事自期故屬續之夕飭諸子曰斂用家
藏衣服無以官中一物累我嗚呼世復有斯人也耶
今日何處得來昔者九菴老先生嘗貽書於公曰銀
山鐵壁自是兄家計今若少濟以低平則豈不適於
世路耶只恐邯鄲之步兩失也及其誄公曰平生直
道名途積高世奇才下邑麾後之尚論者觀於此亦
可以知公矣夫人僉知中樞府事景霧之女忠肅公

涓之孫通達有女士風婦德爲宗門式最嚴於辭受
之際公之廉白賴內助者亦多云男長志述次志道
參奉李志達以學行爲縣監女長適副正李晚成次
適牧使李昌齡季適判官俞正基長房男世璞藏修
林下不幸短命壻崔彥著參奉男世璉中司馬爲金
吾郎次世瑄三女壻趙聖弼沈漢選黃振河縣監男
世琬世琰世璵壻柳萬樞餘幼副正繼子眞儒文科
牧使男明升佐郎明觀縣監明謙明復進士明益壻
韓配厚餘幼判官男彥明持平彥成彥亨內外曾玄
不盡錄余先祖府使公與公文好甚篤余自齠齡周

旋於牀下者久矣今縣監託以墓文義不敢辭謹述
平日之所聞見者略敘如右銘曰
衆諧世而周容兮公諤諤也人趨利而黜闇兮公嚼
嚼也百折無悔兮心鐵石也不容何傷兮名益烈也
噫巴溪一言之重兮可見公之本末也

季祖父參奉府君墓誌

公諱道源字萬初安東人長髯美儀表醇厚有長者
風爲文屢舉不中以孝友別薦爲參奉年五十八終
於崇禎丙午葬在清風黃江北凌霜洞負庚之原
寔先考察訪公諱霑墓下左麓也配淑人羅州朴氏

同知中樞府事煥女端詳靜嘉甚有婦儀生于甲寅
歿于庚午與公同穴子女無所舉公曰與其以疏屬
曷若使同氣之出奉蒸嘗遂取伯氏府使公諱聖源
之次孫尚明養焉今尚明長子燮仍奉其祀公世系
具載察訪公誌碣中茲不詳著公歿後三十年乙亥
從孫尚夏謹書而埋于墓前云

舟村處士申公曼墓誌銘并序

丙丁以後士大夫往往有退處江湖間自廢以歿其
身者多矣而夷考其平生志節事行能卓絕奇偉嚼
然不滓若舟村先生申公者蓋無幾焉公諱曼字曼

倩翊衛司待直翊隆之子也母端人清州韓氏以
萬曆庚申三月二日生學語便知讀書十行俱下一
覽輒記世稱神童七八歲見識超詣已有過人者九
歲伯祖象村公命次帝京篇言下卽就象村大加稱
賞謂有唐人調響亦嘗負氣義脫略科臼伯父觀察
公翊亮常戒誨而復稱曰吾家千里駒也一日神龍
上天雷雨大作龍忽失勢墮地人皆辟易而公乃關
弓射之是日觀公之爲者無不變色尋遊谿谷張相
公之門讀四子五經谿谷遜席公以科舉奪人志不
屑就焉爲諸父兄所勉十三選鬻試十七中解額寔

崇禎丙子歲也是冬虜變作侍直公陪 嬪宮入
江都家衆隨之丁丑正月江都陷沒韓端人與公之
配洪氏立愷公欲與之偕亡而以侍直公在故不敢
死亂已痛憤怨疾如不欲生不入都門踽踽道路嘗
指天爲矢曰所不得奮臂揮戈決死於龍庭者當沒
齒溝壑不復立於天地間何忍忘親苟容上媿日月
下負冥冥乎由是日夜腐心視其身如土木寒不處
溫暑不就涼明年至林川海上與市南俞公相依又
明年遷忠州木溪時已外除而不變充瞿又嘗居清
州之青川躬耕養親又嘗居懷德之宋村受業於尤

菴老先生間嘗出入於慎齋金文敬之門已而訪成
謹甫故址於洪州又入扶安白蓮洞以林泉魚鳥爲
樂又傍海築室往往登高泛舟朗咏歌詩或終日廢
食或達夜不寐或時哀泣淚如懸泉海上岷庶亦皆
感涕丁酉至鎮岑九峯山下丁侍直公憂毀幾滅性
戊戌老先生入朝蓋 孝廟方講大義而於先生實
有魚水之契也廟謨密勿人莫敢聞而先生必諮詢
於公公以固邦本修軍政十策復於先生又薦武勇
士數輩以備干城或言苦塊之身不可與於當世之
事公曰朱子寒泉時與南軒論修攘之計者不啻多

矣况我至痛在心者乎日讀兵書拊劔而泣曰早晚
當備行伍以躍以擊飲月支而繫中行仍復痛哭出
聲時有一種論議以爲國小力弱不可輕挑大禍公
奮然曰春秋大義數十而尊周最大朱夫子初見
孝宗以討復爲先蓋以此義一晦則三綱淪九法斃
人類入於禽獸今日人心雖陷溺何忍外挾內喝至
此哉君臣上下唯當以國破君亾爲心以明天下之
大義強弱禍福非所論也先生益奇其言方將與議
機務 孝廟賓天事皆瓦裂公若喪考妣寧欲無生
後以先生之命抑首從事於聖學卜居鎮岑舟村爲

藏修之所最嗜朱子書於大全語錄早夜孜孜每讀
壬午封事垂拱奏劄戊午讜議序輒慷慨悲吒又於
春秋見復讎事哽塞不能竟讀嘗曰勅業未半中途
崩殂天乎此何意也遂作感遇歌以寓意焉戊申十
二月遊嶺南入德裕山下訪鄭桐溪諸賢之居仍涉
洛東下流經歲而歸四月感疾以十六日酉時終臨
絕猶曰忍與讎虜共戴一天無以歸報於地下遠近
士友爭致賻襚老先生亦以淡衣幅巾助其襲焉始
葬禮山飛鷗里後以庚申復月之望改窆乙坐之原
是侍直公墓右也公氣宇魁巍志尚磊落自幼有遺

世出塵之想亦嘗調諧傲物眼空一世不顧人之謗
議放浪於繩墨之外然孝德根於天奉親出於至誠
躬自漁獵以供甘旨時作嬰兒戲以悅親意侍疾則
夙夜不解帶嘗其糞吮其疽執喪一遵家禮忌日無
異袒括蓋無所不用其極也平居不敢自同恆人至
不欲再娶侍直公據禮嚴責而後勉承人勸之仕則
望望然去若將浼焉自聞甲申三月事後尤無人世
意不入版籍不見曆書燕薊之物雖毫毛不近體
朝廷命旌韓氏洪氏之間而不建棹楔據麟經賊未
討不書葬之義也於書無所不通雖僻書左道一見

覲破玄微若黃歧之術不甚用工而已透三昧及讀
義經則勢如破竹雖世號淡於易者時有不可及之
見其所主而講說者專在本義而其他經書註疏若
有違於朱子說者一皆不從焉其於是非之辨如一
刀兩段驟聞其言如涉詭異而要之無不合於理致
亦嘗有貌大人之意心有所不概輒加譏刺如趙綱
甚有先契將託觀察公墓文一見左袒之疏痛排而
絕之獨於老先生誠心服勤以致事一之義而又若
滄江趙公涑龍西尹公元舉契許不淺是故老先生
嘗謂曰滄丈於人無一可於意而獨與曼倩有知己

之樂又曰尹伯奮曾次灑落平生志節與曼倩同知
伯奮斯知曼倩又曰接輿荷篠今世唯曼倩在焉其
所自廢特出於怨痛非潔身亂倫也又於其墓表論
撰恰盡可謂盡出公矣觀乎此則千載之下亦可以
想見其人矣又嘗於海上之行大書 大明天地崇
禎日月八字以遺其子此可見悼公之淡切而其亦
衰世之意也耶公之所著述放失者多只若干卷藏
于家申氏貫平山麗太師崇謙上祖也我 中廟已
卯有名賢曰瑛官參贊其孫參判諱鑑以文望顯於
宣 仁朝是象村之弟侍直之考也侍直亦亂後

不仕潔身以終外祖諱會一左尹洪氏僉正履一女
墓在楊根水青里其至行徽烈及別葬之由具載其
誌文繼配滄江之女婦德克備侍直公嘗曰賢婦也
後公十年而歿與公同塋無子取從兄子日華為後
四女適金五章郡守尹謐朴成翼縣監宋殷錫孫男
三人愈慤有文行其進未涯戇亦向學女一人未行
郡守有三女而所後子師齊餘無後余嘗於齠齡拜
公於壺山竊覩其風儀拔俗言論爽朗意謂是南州
高士之倫矣及長聽於士友間多言其倜儻弔詭有
類乎東方大夫逮侍老先生于華陽始聞其蹈海之

高志採薇之清風矣今見其孫愈狀文益知其所未
知矣其至性醇行誠有大過人者矣噫以公之資之
高又得大賢師依歸苟能專心篤志究竟此事其所
成就何可量也特以慷慨不能自抑止於斯而已此
可恨也然其春秋大義足以有辭於天下其為民釋
世教之重也何如也銘曰

舉世混濁可見清士一片孤岑
大明天地尤翁特
筆九鼎大呂公名不朽以垂百世

右尹元公萬春墓誌銘 并序

嗚呼士大夫處叔季之世保晚節良難歷數挽近諸

君子若右尹元公者鮮矣公諱萬春字君始原州人
上世有諱弘弼仕高麗知門下入我朝簪組相承
洎忠壯公諱豪以京畿江原防禦使壬辰之難殉節
于金化天子賜金本朝贈官多士立祠俎豆寔
公之曾祖也祖諱裕男原溪君考諱斗杓左議政原
平府院君兩世俱策靖社勲妣貞敬夫人朔寧崔
氏其考執義諱東式光海時立異讎母之論後贈
都承旨公以天啓丙寅六月十八日生自在孩提
以遠器見期辛巳委禽于校理朴公宗阜之門朴公
簡重少許可亟稱公氣度俊拔丁丑後虜索公卿子

爲質公居瀋二年謹嚴自律雖有所帶女御終始不
一近蓋痛念家國不敢以燕安處危辱也一日館中
夜驚傳言天兵大至城且陷人無不號咷失措者
公獨牢卧鼾睡俄聞非兵乃可汗死也時公年十八
衆皆歎服癸未喪祖妣韓夫人期年處於外不脫衰
經亦不赴舉戊子以後屢發解不偶癸巳用質子
恩除水庫別檢乙未陞主司宰簿移掌隸院司評轉
平康縣監丁酉議政公赴燕公上疏解官隨往邑民
鑄鐵爲去思碑戊戌拜洪州繡衣上治行賜表裏
獎之辛丑又陪議政公如北洪民亦樹鐵碑歸拜

宗廟令陞安城郡守量田均一民頌其惠癸卯叔父
府尹公捐館公以在官不能致誠於喪葬遂呈遞居
數月守白川治績益著事聞陞敘甲辰遭議政公喪
一從古禮三年如一日服闋由司宰僉正移金川郡
守辭不赴丁未拜延安縣監未幾以親病遞已酉爲
豐德府使又辭遞庚戌自司議陞忠州牧使歲丁大
侵公竭誠救民所全活鉅萬別具耕牛種糧以業廢
農之民所備賑穀殆三千餘斛而不使上官知之曰
只當盡吾職責自銜所不忍也壬子病罷癸丑拜漢
城庶尹無何辭遞甲寅除翊衛司司禦謝 恩後又

遞十二月丁內艱時公年已衰而持制愈嚴葬已不
還京洛家于驪江之上仍居之致力農圃優游卒歲
取孝經語以用因扁齋以寓志後 除忠勲都事星
州牧使皆不就庚申 國有新勲親祀盟壇公以靖
社舊臣之子與宴 命加通政階公曰推 恩之
及支子非故典也不欲冒當筵臣躋公之志白於
上竟收還辛酉除尚州牧使又不赴癸亥以廟堂薦
擢授水原府使當是時朝家將大用公而公則有終
老東岡之志屢呈病固辭 上問備促赴黽勉出謝
既視事陳本府兵民城池之弊疏請變通事下備局

以所論中窾多所施行府有七千兵馬而曾無輜重
搬輸之備公勅置有馬別隊以爲緩急用弓刀旗幟
之刑弊者節縮冗費而一新之至於獎勵將士之方
咸得其實摠使上聞別降 諭旨以美之秩滿歸驪
江除忠清兵使判決事楊州牧使皆不起先是 上
用筵臣言 特命陞擢而會時事大變久不檢舉至
丙子乃拜漢城府右尹屢辭而後造朝又再呈告特
令還給續下同義禁副摠管之 命公益自惶感
強起供職時國綱解弛法禁不行公執三尺不撓都
民莫敢犯尋乞暇還鄉以病辭遞相臣上疏言元某

處京兆守法奉公將有成效而無端退去更不收召
殆同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亾也 上嘉納丁丑
五月復拜右尹力辭不赴六月感疾以臘月廿六日
考終于驪江之寓舍享年七十二訃聞 賜賻致祭
如例越明年二月葬于原州長山議政公墓左西向
原公天資重厚嚴愨行己以孝友質直爲本居家必
謹守先軌蓋自忠壯公治家有法議政公又從潛治
朴公學動輒以小學家禮爲訓故公自少孺染其在
議政公之側日必冠帶躬執灑掃雖少出入必告其
侍慈闈年雖衰服勤不怠未明上堂起居昏必就枕

而後退左右順適如保嬰兒其在郡邑自奉甚約而
一致誠於奉養所居軒傍別立庖厨朝夕所供必在
視醜淡宗孫年弱不能幹家公攝治宗事後宗孫夫
婦繼歿公復攝如初嗚咽泣下曰吾雖朝暮人敢不
躬執具修以竢一塊肉之成長乎遇先代忌日至老
而不變喪食 仁祖以下諱日亦然前後 國恤盡
五月齋居而曰喬木之家義分自別外氏貧甚大夫
人嘗備送考妣祠墓祭需大夫人歿後公終身不廢
事諸兄極其誠愛仲氏嘗邁癘躬自扶護晝夜不眠
仲病獲痊而公亦無恙人異之曰今之庾叔褒也居

常早起整衣端坐內外上下肅若治朝而恩意未嘗
不洽於其間宗人有困於寒窶者衣食於家而教導
必勤庶屬有性悖背德者哀其迷妄而待之自如補
輯世譜以敦睦姻親黨咸吃吃誦德平生不服榮紵
旣貴猶御補綻之衣曰家世尚儉不如此何以示子
孫性又不喜聲色玩好而於勢利芬華泊如也足不
近鬧熱之門口不出偏黨之論而至於邪正之分辨
之甚嚴有一二權姦少曾相識及其柄用嘗叩門而
求面公避不見其人恚而歸公亦不動曰觀渠張甚
異日必凶于國也後果驗居官一遵法令未嘗有姑

息苟且之意嘗曰持公心應衆務雖不中不遠若毀譽之念少動鮮不害事大小干請一切揮卻而事係學宮則悉心修舉最是清白一節罕有其倫官中一毫近之若況歸橐每蕭然同里長德曰吾今日壯觀矣人問其故曰吾見守宰行李鮮有強人意者今某歸自雄鎮草草如此謂之壯觀不亦空乎鄉居近邑而一不至偃室或有言及官事者峻辭止之杜門淡坐不與隣里相干而里中之寒餓濱死者與洞人講議而救之晚年益自勉於看書靜對經史手不停披見人有遊觀之行則曰江山亦外物不如讀吾書之

樂也每歎曰少日善病失學今雖欲專精於此事筋力不逮悔之何及除命至門則輒不樂曰不德而致高位招災之道也憂國之誠至老采篤每聞朝廷得失憂喜動色臨終謂子弟曰吾本不才荷國深恩每思一死報效卒未能焉死必不瞑仍於悒不自已朴夫人系咸陽判三司事忠佐之後也二男夢鼎參奉夢殷爲伯氏觀察公後以承宗事三女適觀察使權尚游侍直李管士人李秀蕃側室女爲進士呂必應妻長房男命益參奉次命稷女參奉李思一次房男命高二女朴弼顯林象岳觀察三男燭赫煒女

李顯祿侍直二男箕鎮奎鎮季塔一男思徽幼者不
盡錄昔者子夏之言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
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
謂之學矣公雖謙挹每以不學自居而夷考其行鮮
不合於古人之塗轍學求如是而已謂之不學可乎
否之象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公之勇退
暗與此合何其奇哉逮其晚年廟堂交剡上亦器
重而公已病矣豈非命也歟抑念公半世江湖世慮
全疎時或暫出者不得已也然則公之所樂在退不
在進也世之以飛不盡翰嗟公者還可謂不知公者

耶如使九原可作公必莞爾而笑也銘曰
制行之篤神明可質秉志之潔如玉如雪婆婆雲水
晚節益高既退乍進義無所逃風聲揭揭污濁者但
我篆幽石百世不沫

府使李公蕃墓誌銘 并序

聖人於文質之辨嘗屢言之而畢竟斷之以從先進
蓋敦本之意也余於儕友中觀其悃悞無華篤於實
行者唯李公茂伯爲最今其墓草屢宿撫往悲歎而
已其胤子箕鎮以其叔父睡村相公之命來謁誌文
余何忍以不文辭謹按公德水人諱蕃茂伯字也遠

祖知樞密院事陽俊始顯於麗入我朝有蓮軒公
宜茂官司諫其子曰苻左議政號容齋世稱藝苑宗
匠曾祖諱安性察訪 贈贊成祖諱植吏曹判書
贈領相以學問文章爲世名臣澤堂其號也考諱紳
夏禮賓寺正 贈領議政妣 贈貞敬夫人寧越辛
氏教官後元之女以 崇禎辛巳五月廿六日生公
自幼與羣兒遊未嘗爭較長短夫人稱曰何曾見
此兒忿厲之色乎恆侍親側愉婉聽命旣長累就場
屋不利仍無意於榮進甲寅時事大變議政公挈家
歸驪江室窄人衆公奉親命往居砥平先壠下與季

父畏齋相公密邇內外黨族亦多同里公敬慎和睦
甚得其道壬戌以道臣薦除 翼陵參奉適當內使
檢視諸 陵園下輩欲援例用賂公嚴斥不許坐此
至就理奪職而無悔乙丑敘復水庫別檢陞軍資主
簿巳巳春補狼川縣監見士禍將作投紱而歸庚午
丁外艱致哀盡制甲戌夏化除恩津以慈齋辭遞冬
復拜報恩始奉板輿赴官克盡志體之養乙亥值大
侵竭誠啾哺境無捐瘠民立石誦德丙子夏朝家以
仲氏難於省覲換授果川又值饑荒賙救如報縣時
境多豪右逋賦常夥公方便畢輸令簡而事濟丁丑

以親嫌遽歸尋除翊衛轉軍資判官陞掌樂僉正戊寅居大夫人憂毀疾幾危服闋由訓局郎移司饗僉正出爲清風府使清謹奉公不爲形勢所撓奪終以此見罷於災傷公輕舟卽發行李蕭然甲申又以掌樂僉正授三陟府使繡衣褒善賧有陞敘命邑產黃腸雖號爲廉謹者鮮不染指公嚴守邦憲如恐澆已一境咸歎服無何賦歸髻白爭遮道不得戊子三月五日以疾考終于驪江舊舍壽六十八以四月廿六日葬于砥平治東木谷負乙之原從先兆也公天稟純實寬裕處已以約接物以誠雖於細務小節不見

圭角而義所當爲確然斷行所不當爲毅然自守事親盡其誠孝與諸弟友愛淡篤一妹早孀無子爲之築室於傍側衣食與共所之輒挈去以悅親意與李氏同宮至老未嘗相離閨闈之內和氣藹然推以至於疎屬愛博情遍死喪之威尤拔貧而周恤人莫不感悅然如見有不是者顯示斥絕有人不得於所後母公厲聲責之曰爾乃倫紀罪人何爲而至吾門其人感悟謹修子職反認爲難忘之德謹於追遠葬祭一從先軌喪餘齊食至老不變勉子姪以禮法尤不喜芬華躁競之風待故舊不以死生窮達易其心平

生不置嫌怨人雖負我輒卽忘之蓋其天性然也從
宦數十年安於恬素但務實績不事虛譽其在報邑
節縮日用多備賑穀繕修戎器一新其舊而嫌於希
賞不使上官知之及爲清陟亦然饋遺不及於權要
廉約自律政簡事省所在雖無赫赫聲旣去民久不
忘前後考課亦以事無虛偽醇謹自持爲目屢典郡
邑家無儲穀盡分親戚以故田不增一畝家不增一
架於一切世好皆泊如也仲氏秉銓日有一武人以
物納款公嚴辭斥之戒門謝客未嘗爲仲氏累專以
不欺心不求名爲主世無淡知者蓋以此也畏齋公

嘗論諸子姪稱公以真心純善公配錦城朴氏正郎
元開之女無子女取弟之子爲後卽乞銘者也有一
子一女皆幼公歿堂姪女金氏婦庶從姪安重儉以
收養恩皆伸心喪嗚呼公之德美不能盡書而蓋其
內行之純備宗黨式之爲政之清約父老誦之知舊
之評公者莫不以今世古人稱之而若其安富尊榮
非公之素志不得何憾其視世之齷齪夸毗而致位
隆顯者其賢不肖何如也余於公伯仲間交誼猥淡
逮公宰清風又有習池之好記昔癸未秋公與睡村
公作丹丘之遊要余相會於彩雲玉筍之下泛月而

歸其樂陶陶俛仰之間天星再周而公不在矣嗚呼
悲哉顧瞻今世知公莫余若何敢一毫浮飾以違公
務實之美意哉謹略敘平日之所聞知者俾納幽堂
係之以銘銘曰

質厚而真純樸無華心澹而靜古井不波孝友爲政
滿室雍和清簡莅官澤及髻皤視履考祥長德無瑕
故人銘詩百世不磨

判尹李公光夏墓誌銘

并序

嗚呼啓以余之知己友也不唯啓以知余余亦自謂
知啓以啓以之亾今已十有五年踽踽人間耳不聞

箴警之言思啓以而不見只益悲辛今其胤全羅監
司堦託以幽堂之銘余何忍銘亦何忍不銘啓以姓
李諱光夏啓以其字也考大司諫諱柙以參判諱景
憲之子出後於文惠公諱安訥文惠號東岳妣 贈
貞夫人驪興閔氏肅敏公聖徽之女以 崇禎癸未
八月十四日生公自幼聰悟端重嶷然如成人五歲
失恃大諫公憐之不嚴課讀而文藝日進諸長者期
以遠到壬寅中司馬望重賢關壬子選補濟用參奉
以親命勉就之明年以 寧陵緬禮都監勞陞拜瓦
署別提遷金吾郎甲寅出監牙山縣爲政嚴明民自

趨令是歲饑公竭誠賑救闔境賴活然所備之穀不使上司知之蓋嫌其論賞也莅官數年積瘼皆祛決訟公明遠近輻輳戊午以親齋棄歸庚申由司評移戶曹佐郎尋爲漢城判官地部請仍任陞正郎七月丁大諫公憂壬戌制除拜榮川郡守未及赴朝家設裁省廳喪齋李公端夏管其事極擇僚佐啓付京職蓋用尤菴先生薦也以掌樂主簿移工曹正郎癸亥爲平壤庶尹府素饒公自律益嚴毫毛不近嘗曰我祖文惠公守端川以不易心扁于政堂此可爲法甲子春引疾免歸差查正郎廳冬拜戶曹正郎未幾以

地部務劇難於兼察啓遞查正郎間爲司饗僉正星州牧使加平郡守輒被度支仍任丙寅爲利川府使未赴移尚州牧使丁卯擢謁聖文科第二名例陞通政階己巳春罷免杜門閒居或屏處郊外庚午拜安邊府使未幾屬疾罷歸癸酉爲晉州牧使以親嫌遞移潭陽甲戌夏用廟堂薦爲水原府使未到以畿輔交代急遂遞秋拜同副承旨序陞左副乙亥春宮行三加公以右承旨掌禮擢陞嘉善移左承旨辭遞拜漢城右尹兼金吾摠府時京兆務滯公鎮日勤仕不避風雨人或止之則曰吾嘗病翫愒之習敢言勞

乎條約嚴明令行禁止秋拜咸鏡道觀察使時丁大
殺北路益甚陛辭之日上引見面諭曰北民將盡
劉卿空殫心救活且嚴黜陟無負委寄之意公退至
都門語人曰聖教懇惻吾何以稱塞仍感涕凝睫
一坐動容逮視篆列邑束手民皆喁喁望哺公一面
請蠲上供一面懋遷嶺粟如渴投飲一無捐瘠又
多辦穀種耕不愆期由是村閭按堵感戴其仁公菲
飲食遠聲妓樓觀之盛一不臨眺常歎近來治賊不
嚴按覈不法吏抵之於罪南北二路建養士廳立條
教以勸課多士一路興起蔚然可觀丙子春大夫人

有疾先還京第公連章力辭得遞方以諫長駟召旋
以北地荐饑限麥秋仍任公上疏乞免甚懇上以
抑情察職爲批及丁丑秋始還朝拜兵曹參判兼
備局有司堂上尋移大司諫辭遞時值年荒國用大
縮朝家設廳裁損以公管之公減其冗濫不急者而
貢物本直及胥徒役價無所剗削都人僂之冬拜刑
曹參判俄丁大夫人憂是時公年已衰而率禮罔愆
庚辰春服闋拜兵曹參判兼帶金吾太常而惠廳備
局則差有司夏特旨擢漢城判尹臺臣論中批
之弊不從公屢辭乃拜命感激知遇服政益勤秋

以大行人赴燕公於前後喪致傷甚重家人皆請以病辭公不聽曰吾蒙被恩遇致位上卿敢規免往役乎遂行渡灣露處感寒帶疾作行及到燕遂劇臨終副使問曰得無欲報于家者乎公答以國恩未報含恨入地無一言及私神識如平日恬然而逝是辛巳二月六日也壽五十九計聞上傷悼命三道護喪賻祭加厚始葬楊州海等村因術家言壬辰七月某日改窆于積城某里某向之原公卒後數月筵臣以公臨歿之言白于上上悲之特贈左贊成兼帶如例公溫雅而剛方明達而簡靖雖燕私不見

怠惰之意雖親昵未有褻狎之容慎樞機無口過然鑑識最精好惡適當性至孝大諫公有疾衣不解帶藥餌必嘗扶持必親大諫公病中時有不愜於意者左右莫敢近而公獨從容娛侍所以慰釋者萬方竢其解顏乃退如是者三年如一日憂焦之淡公亦疾作殆不省事而開口則必侍疾事也及大諫公病革割指進血竟不得救則攀擗踰於禮送終諸節靡不親莅身處濕陋以訖喪期遂作終身之疾嘗以不逮事閔夫人爲至痛忌日哀慕如袒括時奉先之禮必誠必敬多有人所難及者哀集先代詩文爲世稿旁

及同宗諸親取其菁華并入編中各具行槩於名下
刊行於世教子弟以義方或不遵規度者終日不
與語子弟不敢不敬恭聽家業素厚而屋不潤衣不
華器用必斥侈美家人化之待人曲有恩意見其窮
危救之如不及爲文條暢明白詩亦嫺雅溫粹無浮
夸之辭草楷淡造其妙而亦不以筆家自居下位儕
流多作官長而絕無羨慕之意旣顯達所管無非機
要而常存慍惕之容常曰官無大小而不任其位則
已在其位而不恪恭官守者是慢君也以鞠躬盡瘁
自期每歎朝論之歧貳不入是非叢中非有公會則

却掃一室謝絕交遊朝政有失則憂形於色上教
當理則喜而不寢其至誠惻怛類如此居官慎刑罰
持大體廉約自飭雖俸餘尺斗以上不敢妄用以此
府庫充溢而歸橐蕭然如惠局則素稱有例用而一
切揮卻請託不行辭受必嚴嘗戒家人曰士大夫門
庭閭閻之餽遺相續則餘無足觀此可以見公之大
略也北路之人懷公德惠所在豎銅碑追頌章甫感
興學之化成興則祀於文會書院鏡城別立祠宇春
秋俎豆之德水之李以中郎將敦守爲上祖六代仕
於麗大官相望入我朝珪組蟬聯有諱空碩鴻山

縣監諱苑水使諱元謹縣令諱通郡守 贈領議政
是參判之四世也文惠公以容齋公諱荇之曾孫爲
再從父 贈右議政諱泌之後以主蓮軒公宐茂祀
蓮軒官弘文應教卽鴻山之弟也公之配貞夫人青
松沈氏左議政之源之女有一男卽監司女適直長
鄭台一監司二男二女男周鎮進士嗚呼公事親盡
子職立朝盡臣節律已甚謹接物以誠黨禍彌天而
皦然不滓士論潰裂而孤立無朋疏通之識敏達之
才歷試內外綽有餘裕若是者殆古所稱大夫之賢
者耶然公平生未嘗與時俯仰見人權位隆赫輒斂

避之以故一無有誠心推挽者仕宦在前卻間至其
末年朝家嚮用甚重庶幾展究其所蘊而天不假年
身歿異域悲夫少時余與公論金剛鶴浦之勝約與
同賞公宰安邊不見而歸余移書怪問之公答曰
除命之下雖不敢不赴此時何時敢作得意之行乎
余聞其言不勝歎服此雖微事亦可知所守之貞確
矣茲并記之銘曰

圭璋之質冰蘖之操凡公百行悉源於孝晚闢文塗
位躋上卿周而不比獨持公平拯濟北人千里衽席
仗節燕山一去不復諄諄夢語國耳忘身胡不百年

以祿生民乃別之原衣冠永闕故人銘之於焉信史

進士鄭公泰東墓誌

鄭君諱泰東字季瞻東萊人鼻祖穆高麗左僕射入我朝有曰欽之諡文景曰昌孫諡忠貞忠貞之後有諱慶嶸鍾城府使是爲君曾王考祖諱櫛 贈左承旨考諱台考僉樞五衛將 贈吏曹參判妣慶州金氏 贈持平振坤之女十清先生之四世孫也君以崇禎後甲辰正月十八日生六歲始學書聰悟絕人一讀輒背念不錯一字及成童詩書子史靡不貫通發而爲文能哀哀不停手尤工於詞賦儷語出

入塲屋數十年屢占高第某年丁內艱已卯補上庠出遊泮宮甚爲士類所重壬午遭外艱服闋君以榮不逮親欲廢舉子業伯氏以門戶計責之遂黽勉強赴而非其意也殆將遺棄世事放迹於山水之間嘯詠遊傲以自適其意銓官有知名者舉擬齋郎而君則視之若泥焉不幸有奇疾沉綿數歲竟至不救時辛卯某月某日也君天性孝友事父母無違志前後喪守禮甚固羸毀幾殆於二兄愛敬篤至與季妹同爨而居怡愉如一日持心恬淡寡欲家甚貧窶而不以介意析著時京江一婢歸于君君卽讓之手作券

與宗姪以供祭祀費自婦家有分送臧獲君又卻不受其捐介有操如此少時築小室左右圖書扁之曰三拙守身如處子不喜交遊亦不喜近名事晚年託興琴碁悠然有坐隱之趣最長於聲律遇境輒吟嚙日成數十篇不事雕琢而自中規矩翠巖姜叔重評之曰詩與人皆古而非今也及歿閱其遺稿有所謂不如人錄乃君隨手劄記以自警者而自夫心術之微言之要以至日用事爲無不點檢省察於此亦可見君平日律身之嚴而雖昆弟朋友有未及知者也君娶韓山李氏通善郎厚淵之女有婦德後君三年歿合葬于忠州耆藏山負亥之原君無嗣以兄子彥顯爲後一女適李重亮嗚呼君嘗辱與吾兒遊契誼不凡故君常視余以丈行余亦愛君之謹潔視之若一家人不幸君歿未幾吾兒又作千古人撫想陳迹曷勝愴恨今君仲兄道東氏以君墓誌見託義不忍辭謹就來狀隳栝如右以爲之識噫舉世混濁清士可見若君者其庶幾耶積仁潔行而名湮滅無稱壽又不永儻所謂天道者是耶非耶悲夫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墓誌

仲弟通德郎

尚明

墓誌

君名尚明字顯道安東人麗太師諱幸之後中世以文章勲業承繼軒裳曾祖諱霑爨樹察訪祖諱聖源善山府使考諱格司憲府執義妣咸平李氏九畹先生諱春元之孫敦寧都正 贈戶曹判書諱楚老之女君眉宇秀朗白皙美風儀性警發嘗討論宋儒性理語見解超詣間有人所難及喜讀易揆索圖書象數之源流如啓蒙變化之妙晷三百氣朔之法無不

灑然通透推而至於卜筮堪輿之術亦皆涉獵而通其義其才智之敏給可見也甲寅以後羣小構禍君與尹摠諸人疏辨尤菴宋先生誣攜家入清風之黃江窮居六七年庚申世道大來遂就公車占文科發解壬戌冬邁疾以甲子二月十日終于漢師舊第年三十三歿之日以兒子託其兄以家事詔其人從容整暇了無怛化之意始葬黃江北瑞雲洞因術家言不利歲已卯四月辛酉遷窆于堤川治西門巖洞頁癸之原新卜也配龍仁李氏其父世白方爲議政府左議政卽清陰金文正先生之彌甥也有二男一女

男長曰燮初娶掌令李世弼女生一男初性再娶縣令趙景昌女生一女幼次曰瑩娶 贈注書魚史商女女爲士人黃植妻其兄尙夏致道泣書掩幽摧割何極 崇禎後庚辰月日藏

燮之女爲士人金漢房妻又生一男德性一女幼男善性側出也初性娶縣監宋淳錫女生二男曰祚應瑞應二女幼葬後十四年而李氏歿因地形附其右異穴而同墳其弟大司成玄顯別具誌埋焉 右追記

孺人閔氏墓誌銘 并序

寒水齋集卷三十 誌

二

處士鄭晚昌之配孺人閔氏觀察使 贈領議政諱
光勳之女府尹 贈領議政諱機之孫府院君李公
光庭之外孫大司憲著量重左議政鼎重文貞公維重
之妹我 仁顯王后之姑也孺人以 崇禎丙子正
月八日生年十五適晚昌晚昌名普衍其考司憲府
掌令 贈吏曹參判諱灋祖江陵大都護府使諱宗
溟曾祖 宣廟朝名臣文清公諱澈孺人在家爲父
母所鍾愛及歸掌令公大喜曰佳婦也至其言動中
節則又喜曰法家子也仍手賜小學書俾資講習孺
人敬謹小心以承尊意如聞命酒手自煖進雖夜淡

未嘗委婢使奉蒸嘗待小姑御僮僕皆有法度家衆
相慶莫不嘖嘖處士早師尤齋宋先生情義如父子
先生之在沃川也挈家往居門下孺人體其志黽勉
有無俾專學業處士喜施與見人之寒輒解衣衣之
孺人承順其意不少慳也善遇隣里各適其宜先生
每稱其婦德已而處士入太白山中作物外生涯其
艱苦不可堪而孺人晏然不示窮愁之色庚子處士
有疾就醫歿於忠州時子游在襁褓掌令公扶其襯
葬于太白又啓其內子李氏外翁參議洪公仁傑弟
宣教郎潘之舊壙先後遷窆戊申掌令公又下世孺

人以爲太白雖先意所存丘墓渺遠後承零丁日後香火不可不念而術者之言又多雌黃遂走人稟議于先生改卜堤川治南月林里蓋掌令公會以後事託先生故也旣葬掌令公孺人自往太白奉移季夫人及處士墓明年再往又移參議宣教同葬於一山中人或言兒長可待孺人不聽曰數十年人事何可必也參議公有賤出男而遺命掌令公主其祀掌令公喪畢孺人又稟于先生移其祠版于庶孫家以舊基及私買土田與之墓祭則猶自備行宣教之配徐氏無子常以處士爲依處士歿掌令公謂徐氏曰孤

兒難望成長蓋擇於諸從孫以屬後事徐氏痛哭曰天道有知此兒無事萬一不幸姪婦必不生吾當與之偕亾後事非可論也孺人事徐氏二十年極其誠敬事事必咨稟財產不敢私及喪葬祭以禮女李徵夏妻早歿孺人哀慟過節得寒熱之症十年在牀第戊寅春孺人謂侍者曰夜夢季女以父命來報會合之有期吾其不久乎果以其六月廿九日終于京第壽六十三以日家拘忌用權窆禮越二年庚辰八月與處士合葬于先壠下子坐之原游中司馬方爲永春縣監其男秦河觀河益河女適李蓋佐進士李著

德餘幼李徵夏官府使男德孚德載女爲洪泰猷尹鳳韶妻孺人溫柔端莊聰穎絕人掌令公治郡時有疑事難斷者必問於孺人孺人辭不獲略陳所見則掌令公服其明透曰是婦不可及也孺人甚愛獨子而教之有方纔解文字使之就學于大憲公伯仲季雖之遠方無所係戀大憲公尤嚴時或撻之流血而不以爲念每教之曰先舅平日雖面斥人過失亦未嘗輕絕故舊常謂黨論終必亾國最惡言議之偏係爾宜遵守勿失訓女婦輩曰吾閔氏門風最戒妬忌爾曹志之又曰多言則餘無足觀戲謔亦不可爲也

永春未娶有貴宗要與結親孺人曰貧富命也莫如守分諸兄諸姪位居通顯而干請之言一不出口仁顯王后因國有慶禮手札以邀而辭以故不赴曰夫家家法甚嚴恐自我墮壞病革治命曰辮髮是胡俗先舅所惡斂我母以此也議政公嘗與文貞公語曰使吾妹丈夫也必非吾輩之比也嗚呼余於古史見女士多矣而未有若孺人懿行明識之俱備也昔程太中稱侯夫人曰吾家良轉運使如使晚昌見其晚年其有是言也必矣余少也訪晚昌於山中淹留屢日見其活計淡泊而山蔬澗毛味皆殊絕亦足以

知內治矣當時舊賓客唯余在世空乎永春君之以墓文見託遂不辭而爲之銘銘曰
縞衣綦巾與鹿車尼載於經晦特書兼茲達識古亦罕誰闡其幽賁彤簡

貞敬夫人魚氏墓誌銘并序

獻陵之北光秀之麓廣平大君之墓在焉子孫皆族位此巽坐之原貞敬夫人魚氏之葬也夫人原任領議政鹿川相公之配其生也黨族稱其仁瞻聆稱其賢其卒也識與不識莫不哀之殆記所謂未施哀而人哀之者耶余與鹿川相公有兄弟之義莫逆之契

習知夫人之事行其子顯應以狀請誌余雖老病將死何忍辭也謹按夫人系籍咸從觀察使諱震翼之女判官 贈參判諱漢明之孫教官 贈承旨諱夢

麟之曾孫 國朝名臣直提學變甲之後也妣原州元氏其考通德郎玘其祖牧使士立夫人生於 崇禎甲申八月十三日稟性端淑和溫孝友出天甫十歲侍祖母權夫人極其愛敬有難處事試問之諸兒各陳所見而權夫人輒稱某言是亟加獎歎曰恨不得爲男子也同列時有怒氣相加則笑而不辨待人接物絕無違傲之色見親戚奴僕之飢寒者必思濟

恤至於辨義利論是非無不中理觀察公愛重之年十九歸於鹿川公言動有則時繼祖姑李夫人繼姑金夫人在堂竭盡誠敬未嘗有毫分差忒處妯娌和而有禮人無間焉尤謹於享先庶事皆辦庶物皆具雖疾病纏身真需必手備不委婢使每恨元夫人年踰九耄而病不能往侍至於中夜啜泣及喪哀毀過節蔬食不輟時夫人年亦七十諸子泣請薑桂則若不聞也以致胃病發作委頓牀席而饋奠之需一如平日之致養及至病篤猶諄諄口語以祭用爲念自奉朴素衣服飲食斥去華美相公位尊而閭內蕭然

若寒士家嚴於辭受一芥無所取從相公於雄州大藩不許外人交關衙庭肅如也相公久在要路請託旁午而一不開口以佐公清德公之弟秦仁君早失所恃夫人鞠育撫愛甚篤秦仁居常感戴如天只推以至於宗族無不各得其歡心相公喜施與家無長物而夫人必先意承順無難色以故人不知其貧卒之日發其舊篋無尺布之餘者雖子女輩平日實不盡知其如此也處事正大少無苟且如左道巫覡之事不設於家至其病革諸子請移避夫人責曰命乃在天豈可移避而得免乎以丁酉二月二十六日卒

于正寢屬纊之時神色泰然無怛化之意此豈婦人
之所可能者哉相公名濡我世宗大王之後也考
諱重輝郡守 贈領議政門高族大爲世冠冕夫人
舉二男三女男顯應顯崇女適尹憲次歿次奉事元
命一顯應三男四女女適申晚餘幼顯崇一男存中
女適申晉尹壻繼子尚靖元壻一男三女皆幼嗚呼
尊榮人之所慕士或難免貨財人之所欲婦女尤甚
而夫人貴而不驕安於儉約積而能散猶恐不及此
豈衰世之所易見者於是乎賢矣哉若其事親之至
行奉先之懇摠自來家法而然也然非相公正家之

效安能事事合義允爲宗戚之觀法哉夫人實行可
書者多而亦何能盡書今按狀文皆余之平日所慣
知者故謹撮槩略俾納于壻銘曰
猗歟貞敬女中士六親曰賢行盡美誰哉宗正載彤
史我闡幽光昭千禩

貞夫人宋氏墓誌

余嘗爲亡友俞弼卿誌其先大夫鳳洲公之墓弼卿
旣歿之三年其母夫人以八十三歲終於家弼卿之
孤廣基等錄夫人事行屬余繼誌曰使先人在世則
必復請銘而今焉已矣無所逮及不肖等敢以先人

之思徽惠子一言以不朽吾王母如吾王父也余雖懼匪其人前既不能辭今何說可辭謹按夫人姓宋氏系出恩津遠祖雙清堂愉當 太宗朝退居懷德近世西阜公諱龜壽縣令諱應光監察諱廷祚直長諱時煜卽其四世也母韓氏清州大姓 崇禎壬申五月七日生夫人聰穎夙成涉書史通大義旣長歸于鳳洲俞公諱梲乃觀察使 贈左贊成諱省曾之長胤也鳳洲公亦官觀察使追 贈吏曹判書初聘晉州柳氏無子取堂子命夔爲後後聘夫人生一子卽弼卿也名命賚四歲而孤夫人辛勤鞠養常以寡

婦之子非見焉不與爲友爲至訓口授小學通鑑諸書稍長令就學於尤菴先生先生於夫人爲族父也自幼慕義誠心景仰至是俾愛子得有依歸終身服事人皆服其見識嘗從所後子歷赴三邑朝夕常供之外不以毫毛自近戊午所後子歿於慶山任所挈歸楊州車踰嶺居之是鳳洲公墓下也弼卿築室聚徒講業其中夫人殫心給饋不問家有無蓋其方游淡淺綜理密勿以至米鹽觴豆廚竈井臼無不秩然可觀奉蘋蘩禮敬俱至滌器具饌輒皆躬莅切截方均烹飪馨嘉舉可爲法式急人之窮如恐不及親黨

之有死喪凍餒者莫不取資而仰依焉性勤儉大耋之年紡績不去手喜談歷代興亡人物臧否纒纒可聽雖博識男子有不及也已丑筵臣白其潛德上命有司賜米肉魚酒一時榮之夫人淡自瑟縮不安也晚年窮約已甚而泰然不以介意常語子孫曰窮達有定何用憾憾人當爲吾所當爲而已其安於義命多類此夫人之歿在甲午十二月廿三日葬與鳳洲公合祔命夔官正郎生二男重基衡基女參奉林象台命賚除監役不仕生四男廣基廈基俱進士度基應基女進士趙鼎彬曾孫十餘人奉夫人祀者重

基子彥璧也余與弼卿游習聞夫人德美之行今見狀文益知其所未知嗚呼其賢矣哉自世教衰閨門之化已逝鄴下之風相踵若夫人者殆古所謂女士者非耶昔朱子述范文叔母銘而斷之曰茲其所以爲吾文叔之母也歟余於夫人亦曰茲其所以爲吾弼卿之母也歟是爲銘

淑人李氏墓誌銘

并序

余與洪正士中自少有莫逆契士中每對余道其內淑人之賢不以爲嫌余時以諧謔相加然士中正士知其心不私也歲乙未淑人先逝士中悲甚述其平

生言行以祭淑人之靈將以書求其誌文於余居無
何士中又逝其子重者以士中遺意走人來乞銘余
披讀未了涕漫漫下何忍孤其意謹按淑人生於
崇禎乙酉至月廿四日莊重有法度識見通透論事
是非無不當理凡係女職不學而能十四歸于士中
奉舅姑以孝事夫子以敬待妯娌撫僕御以恩信一
家咸慶其得賢婦淑人早喪怙恃終身哀慕友愛一
弟甚弟又早死久益傷痛語及必涕鞠其子如子祖
母之喪謂士中曰吾幼失父母唯祖母是依今其喪
吾不忍異於親吾欲別處以終喪願君卜妾居外士

中感其義而許之奉蒸嘗必親執鼎七務極精潔常
曰子孫憂祭需之難辨祖考必不降歆臨祭雖無一
錢不以為言尤恬於財利淑人之家嘗推一屋使居
淑人曰吾祖母曾祖母臨年無壽器吾豈可有此遂
斥屋以備兩世壽器更營他屋以居本家析著以歸
之淑人為念其諸姪孤露家事凋零辭不受及士中
從宦淑人唯恐內政之或累官事益自謹飭士中督
郵連原時適上京遭 國恤過成服郵人追納布物
淑人曰既經成服追受非義卻不受事皆類此前後
隨官八邑未嘗以一毫官物自近士中之以冰蘖著

聞蓋多淑人內助之力也又勤於治家有條理自庭除灑掃以至墻壇之修樹木之植無不以時未嘗或使士中經意家務也性又喜施與見人之窮不計家貧而悉心救助人莫不感戴淑人之先星州人曾祖諱馨遠執義祖諱聖翼考諱悅進士妣李氏系出璿源其考參判翊漢也士中豐山望族萬選其諱也子重者以某月日合窆于楊州豐壤先兆下某向之原世系具於先碣嗚呼婦人之行不出乎閨閫之內子曰人無間於父母昆弟之言今淑人事尊章尊章曰善事我承夫子夫子曰善承我婦人之所難得者妯

娒僕御之心而亦皆曰是賢婦人於是淑人之賢見矣然說者每以文王后妃之賢爲本於文王之正身以率則於是而亦可見士中之正率也銘曰

二尊稱孝諸族曰賢夫子之誅心服之言德美邁古衰世誰肩閨門事闕善不外宣我發潛光昭示千年

貞夫人黃氏墓誌銘并序

余與觀察使李公伯瞻有同門之好嘗聞其內子之賢一日伯瞻以狀文授余曰公妻墓草再宿而閨闈事隱將湮沒而無傳子其誌之以賁泉塗余聞而悲之不忍以不文辭按狀夫人長水黃氏 國朝名臣

長溪府院君諱廷或其子獨石公諱赫於夫人六代
五代也曾祖諱裳 贈持平祖諱爾徵定山縣監考
諱暉三登縣令妣梧陰尹相公之玄孫其考進士城
也夫人以 崇禎壬寅七月十一日生端莊靜一穎
悟邁倫自五六歲已知女行未嘗下堂嬉遊外王母
沈氏無嗣來依慈氏夙嬰脚疾不喜起動夫人左右
就養須臾不離側如有訓戒婉婉聽從外王母奇愛
之及喪哀毀如成人甲寅隨家大人赴三登日與諸
兄論難古今是非言語出人意表諸兄每稱女士丙
辰慈氏如京只與仲姊在衙姊喪出於不意襲斂衣

衾獨自裁縫至於上服悉中制度人莫不歎服八月
慈氏病欲濱危晝夜不解衣八朔如一日終至巨創
庚申又遭外艱前後送終無憾哀毀幾滅性壬戌歸
觀察公兩家父母俱不在堂家事旁落活計茫然夫
人竭力費思拮据凡百賣郊田占得數間屋子井臼
之苦畚鍤之勞必躬親當之夏月潦雨屋漏牀牀寵
煙不起而未嘗見愁苦之色居常勉戒夫子曰丈夫
立志不可不弘大須專心學問如家間細瑣切勿關
心或有過差輒犯顏而諫是以夫子感歎如對尊賓
相與勤勵夜以繼日如是者十餘年丙子夫子登上

庠乙酉魁謁聖科由是歷敷清顯屢與名邑位躋方伯夫人受二品誥自世人觀之可謂尊榮而夫人不以此少弛戒懼之心見官食之稍厚則必曰吾於昔日只持三斗粟而始謀生願夫子母忘舊事見名位之漸加則亦曰宦成名立願早休官常欲買田於畿湖間以爲終老計而因循未果戊戌春邁疾以三月二十六日卒于長興坊第得年五十七初葬楊州杏村己亥四月十九日改窆于甲坐之原去曾祖贈執義公墓僅數十武地也觀察公名喬岳伯瞻字也龍仁大族世系詳載執義公墓碣夫人生平無疾言

遽色口不言人過失治家有法度尤致謹於祭祀雖甚貧窶饋奠豐潔餅餌菹鹽之品樽罍鼎俎之屬必先期措辦一無所乏每於墓奴之來先問山所安否私親及外氏忌日哀慕亦摯雖一果一魚及期獻賢以寓不逮之悲撫養小叔殫心護視以至授室愛其三女曲有恩意嫁時皆裝送無缺私親兄弟早歿事伯姊季兄如父母推以至於宗族一於誠信教一女必以義方雖甚愛有過則撻之巫祝不敢近賄遺不敢通屢之官衙庭肅然夫子之以清操著聞者實賴內助云夫人無子取族子世準爲子女適進士鄭益

河世準一男一女外孫男女各二俱幼昔者程太中贊侯夫人曰吾家良轉運使今夫人之行何其異代而相似况富貴而不變貧賤之心士君子之所難能而夫人能之嗚呼其賢矣哉然古語曰不見其山見其木夫人之行如此則伯瞻之刑家從可知矣休哉休哉銘曰

賢哉孟光貧且樂只之子有大不變塞只誰載彤史警言末俗只我發幽光筆無怍只

亾室李氏墓誌

李氏廣平大君諱璵之後祖諱迴掌今贈贊成考

諱重輝郡守

贈領議政妣安東金氏同知

贈領

議政諱光燦之女清陰文正公諱尚憲之孫李氏以

崇禎庚辰六月廿七日生十六歸于余柔順公平

御下以慈平生言不妄出辭受必謹又不喜巫卜祈禱之事余晚有庶出撫視與己之孫曾等辛卯五月初三日以疾終于黃江別墅壽七十二七月廿七日葬于忠州北面大林山上聚午向原地名束谷男煜縣監有子養性定性二女適李思徽黃梓庶子順性餘幼夫安東權尚夏識

亾妹朴氏婦墓誌

寒水齋集卷三十 誌

吾先君有三男二女女長恭人也其性惠而哲其行和而婉其貌明瑩無點瑕女工精絕十三製朝衣褙褙之妙老手讓能父母奇愛之十九歸于潘南朴君泰迪承政院左副承旨諱世城之子同知中樞府事諱煥之孫承政院都承旨宋公諱時吉之外孫朴氏族大且顯世所甲乙恭人入門六親莫不嘖嘖既久而尊章喜益深曰是真善事我也恭人未行吾先妣已見背歲辛亥荐罹愍凶吾先君與承旨公相繼下世翌年宋夫人又逝恭人自念命途奇艱如不欲生癸丑寓居桂陽之農舍乙卯轉入清風與余相依丁

巳又徙驪江乙丑還京師沉疾經年以戊辰正月九日歿得年僅四十二臨絕以遷先墓教諸兒惓惓於夫子他不及焉越三年丁酉葬龍仁治南陶谷向卯之原吾權貫安東曾王考諱靈燠樹道察訪王考諱聖源善山府使先君諱格司憲府執義知製教以清直顯 孝 顯朝先妣淑人咸平李氏敦寧都正贈戶曹判書諱楚老之女巡察使九畹先生諱春元之孫也恭人凡舉四男二女男弼鼎娶正郎李喜夏女生一男次弼升弼恆女適士人李蔭餘幼將葬朴君謂余曰居室之事我詳於子我嘗邁癘恭人夙夜

苦心至不寢食數月如一日我性辨急臨事多紕繆
恭人每勗我以佩韋之義俾我幸無大慙我棲遑數
十年殆不能家恭人克盡方舟游泳之方使十口粗
免飢寒又不拘世俗瑣節不喜修飾芬華親戚之喪
或稱貸而賻之老婢有功收而衣食之又營給其身
後瘞葬之具此等皆不可泯沒也余掩涕而記之埋
之塚傍俾來後有徵焉嗚呼昔朱夫子誌劉氏妹之
壙曰哀哀吾弟歸藏其丘懿此遺德後人之休吾於
此亦云爾其兄尚夏致道識

從子婦孺人李氏墓誌銘并序

從子燮出其妻孺人李氏之柩於黃驪舊山以己卯
陽月甲申窆于堤川之門巖洞負坎之原要余銘其
壙嗚呼昔程叔子哀其兄女賢而早歿曰使其享年
足以名世礪俗垂光簡策不幸短命何痛如之余於
此婦之葬哀痛亦然何忍無一言遂略記其世系事
行而埋之曰粵在 宣 仁之世羣彥篤棊有如白
沙李公恆福清江李公濟臣月沙李公廷龜象村申
公欽慕堂洪公履祥南郭朴公東說俱以德業文章
名流後世是於孺人爲內外高祖也白沙之孫時術
吏曹參判曾孫世弼司憲府掌令乃其祖與父外翁

曰禮曹參判世模南郭之孫也孺人胚胎前光以庚戌十月廿六日生姿貌豐端而明潔言語訥遜而爽朗女工婦容敏妙中節其爺孃亟稱曰是兒之賢諸子女莫及十七行笄禮入吾門親黨嘖嘖相賀曰賢婦也常在姑側不適私室克自抑畏夙夜無愆侍疾則色憂不解帶藥物必親嘗飲食必手備有命則少退旋復服勤不怠人有所遺雖少不敢私持而獻之以聽所命每痛不洎其舅蒸嘗必致誠慤忌日哀慟失聲又嘗掩涕而慰其夫曰此天之毒我也尚幸北堂無恙吾輩若得子姓蕃昌以至女嫁男婚則差可

慰慈懷耶又嘗謂其夫曰妾長於閨房鹵莽無聞以此爲高門之婦何以事長者於是取小學內訓等書時時披覽又抄古今貞孝言行以取則焉至於詞章之文俚俗之諺一不掛其眼然不欲以識文字自多內而不出人鮮有知之者其夫欲廢公車業畱心學問則孺人喜甚曰此妾之日夜仰望者果能終始孜孜有成就妾亦與有榮焉科名雖曰悅親直是目前光輝古所云立揚顯親豈獨在彼其夫或箕踞放惰則必以婉辭戒之又復不置居常相對敬謹雖燕不曾飲側食進或自舉案起必俱起送迎必拜吉凶之

問賓客之奉一視其夫之意而無少違婚姻讌集非
有家長命雖親族不敢往事無大小必稟而行之其
夫不狂尤致謹焉撫愛少姑忒甚推而至於黨族俱
得其歡心然禮防甚嚴獨居則雖其私親兄弟之來
必闔門而與之言使侍婢不去側也義利之分必加
審慎無名之餽一切不取曰吾何忍累吾夫子耶又
嘗以此義戒飭後輩曰彼之遺我必有所以受惠而
不聽其言非信也不聽而受惠於人非義也戊辰
國哀時見其親屬有權著烏巾者正色責之曰雖幽
獨之中何敢以無知而廢節哉君獨不聞蘧伯玉過

國門事乎其人媿服已巳 宮闈之變有一章甫將
上書以諫其妻挽衣止之孺人聞之曰是情重婦人
也乃欲使其夫恬於倫常大變耶嘗覽秋胡婦採桑
謝其夫事曰賢則賢矣已失其身矣婦人受辱於行
路而不卽自處可乎素性幽閒靜謐倉卒無疾言遽
色甚歡無啓齒劇笑芬華之飾未嘗近體衣裳唯取
潔淨而已又不信巫卜妖說不喜言人家得失傍人
有言及者聽之如不聞也喜施與人有求必副或至
箱篋皆空而不暇恤莅御婢使曲有恩意有舊功者
特加厚焉以此閨內藹然小大無間然乙亥五月感

疾以十二日歿于楮島江舍年僅二十六病中語其夫曰承宗奉老責重且大改娶必擇於名家不可放過經理後事從容不亂訃傳之日遠近族黨老少上下莫不嗟傷舊居清風村里嬾孺奔走悲泣如喪其親戚農巖金公昌協夫黨也以書來曰聞懿之卓然真可以垂範來後使世有歐陽子則其所發揮稱述不止如聖俞之妻而已人不以為過言孺人賢而克哲來吾家十年事事無欠求之六親罕有其倫嗚呼天既生美質而又從而歿椽何也豈清粹者難久物之理耶惜哉閨門事隱世不知其實行之如此豈不

重可悲也其舅尚明吾弟也其葬在孺人墓東第二麓吾家世系載其表誌此不著其姑今左議政李公世白之女也其所舉有二男長初性年今十二少者歿於孺人歿後七月銘曰
吾閱世多不見如阿娘古人中求於漢有孟光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